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七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七三八

晁補之 二八

博州高唐縣學記 ····· 一

冠氏縣新修學記 ····· 二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 三

沈丘縣學記 ····· 四

祁州新修學記 ····· 六

林慮縣學記 ····· 八

慶州新修帥府記 ····· 九

照碧堂記 ····· 一

拱翠堂記 ····· 三

有竹堂記 ····· 一五

全宋文卷二七三九

晁補之 二九

清美堂記 一八

白蓮社圖記 一九

澶州學生登科記 二一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二三

近智齋記 二四

新城遊北山記 二六

睡鄉閣記 二七

潛齋記 二八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二九

積善堂記 三一

永感堂記 三三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三四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三五

全宋文卷二七四〇

晁補之 三〇

文恭胡公硯銘 三七

端溪硯銘 三七

七星硯銘 三八

大圓硯銘 三八

歙硯銘 三八

金星石硯銘 三九

段端夫硯銘 三九

胡琴硯銘 三九

賈甥書几銘 三九

八仙案銘 四〇

藥篩銘 四〇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四〇

無名庵銘 四一

脫黏庵銘 四一

夢齋銘	四一
東坡先生真贊	四二
三老圖贊	四二
南華真人畫贊	四二
松齋主人寫真白贊	四三
內贊	四三
外贊	四三
李夷行易初贊	四四
董汲秀才真贊	四四
張汝平牧牛圖贊	四五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四五
猪齒白化佛贊 并序	四七
陳氏繡觀世舍利讚	四九
畫入定僧贊	五〇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五〇
張洞傳	五一

全宋文卷二七四一

晁補之 三一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五五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六〇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六八

全宋文卷二七四二

晁補之 三二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誌銘……………七一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七二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七四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七六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七九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八〇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八二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八三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八四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八六

全宋文卷二七四三

晁補之 三三

晁夫人墓誌銘	八八

穆氏墓誌銘	八九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九一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九二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九三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君墓誌銘	九六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九七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九九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一〇一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一〇四

全宋文卷二七四四

晁補之 三四

李氏墓誌銘	一〇六

李氏墓誌銘	……	一〇七
黃君墓誌銘	……	一〇八
黃君墓誌銘	……	一〇九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	一一〇
羅氏墓誌銘	……	一一二
闕氏墓誌銘	……	一一三
齊氏墓碣	……	一一三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	一一四
王君墓誌銘	……	一一六
彭城劉君墓誌銘	……	一一七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	一一八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	一二一

全宋文卷二七四五

晁補之 三五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	一二四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	一二七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一三〇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一三二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一三三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一三四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一三八

全宋文卷二七四六

晁補之 三六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一四一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一四二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一四五
進士杜君墓誌銘	一四六
進士閻君墓誌銘	一四七
夫人閻氏墓誌銘	一四八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一四九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一五二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一五四

全宋文卷二七四七

晁補之 三七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一五六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一五九
鄧先生墓表	一六一
北京爲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一六三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一六四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一六四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一六五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一六五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一六六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一六七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一六八
告六叔父寺丞文	一六八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一六九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一六九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一七〇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一七〇
代祭龍女文	一七一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一七一

全宋文卷二七四八

晁補之 三八

館閣祭呂申公文	一七三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一七四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一七五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一七五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一七六
祭陝州二叔父文	一七七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一七八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一七九
特進改葬祭告文	一八〇
祭大資政李公文	一八一

祭左丞梁公文	……	一八二
祭端明蘇公文	……	一八二
祭郭大夫文	……	一八四
亳州祭土地神文	……	一八四
祭大孤山女郎文	……	一八五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	一八六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	一八六
祭告舜廟文	……	一八七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	一八七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	一八八

全宋文卷二七四九

晁補之 三九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	一八九
卜居金鄉祭神文	……	一九〇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	一九〇
修井祭告文	……	一九一

新居鑿井告神文	一九一
上梁祭土地文	一九一
祭西宅旅瘞文	一九二
祭西園旅瘞文	一九二
祭戴氏地旅瘞文	一九三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一九三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一九四
謁文宣王廟文	一九四
謁諸廟文	一九五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一九五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一九五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一九六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一九六
勸緣造大藏經疏	一九七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一九八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一九八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一九九
齊州齋僧祈晴疏	二〇〇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二〇〇
鵝湖長老開堂疏	二〇二
請崇寧長老疏	二〇二
請普照長老疏	二〇三
祝皇帝聖壽疏 一	二〇四
祝皇帝聖壽疏 二	二〇四
祝皇帝聖壽疏 三	二〇四
祝太皇太后壽疏 一	二〇五
祝太皇太后壽疏 二	二〇五
祝皇太后壽疏	二〇六
祝皇后壽疏	二〇六
師相生日功德疏	二〇六
張徽猷生日功德疏	二〇七
楊殿前生日功德疏	二〇七

張知省生日功德疏	二〇八
代僧爲丞相生日設齋功德疏	二〇八

全宋文卷二七五〇

張 耒 一

大禮慶成賦	二一〇
游東湖賦	二一三
問雙棠賦 有序	二一四
柯山賦	二一五
卯飲賦	二一六
鳴雞賦	二一六
暑雨賦	二一七
蘆藩賦	二一七
燔薪賦	二一八
杞菊賦 有序	二一九
涉淮賦	二二〇
後涉淮賦 有序	二二〇

雨望賦	……	一二一
暮秋賦	……	一二二
超然臺賦	有序	一二三
鳴蛙賦	有序	一二四
齋居賦	……	一二六

全宋文卷二七五一

張 耒 二

蜘蛛賦	……	一二七
得友賦	……	一二七
懷知賦	……	一二八
遣憂賦	……	一二九
哀伯牙賦	……	一三〇
石菖蒲賦	有序	一三一
病暑賦	……	一三一
喜晴賦	……	一三二
南山賦	……	一三三

秋風賦	……	二三四
南征賦	……	二三四
碧雲賦	……	二三五
三酌賦	……	二三六
人日飲酒賦	……	二三六
吳故城賦	……	二三七
皇太后謚冊文	……	二三八
進大禮慶成賦表	……	二三八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	二三九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	二四〇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第二表	……	二四〇
謝得請表	……	二四一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	二四二
謝太皇太后表	……	二四二
代范相讓官表	……	二四三
謝宣賜曆日表	……	二四四

謝欽恤刑表	二四四
謝明堂赦書表	二四五
黃州謝到任表	二四五
黃州安置謝表	二四六
辭免起居舍人狀	二四七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二四七
知潁州謝表	二四八

全宋文卷二七五二

張 耒 三

答汪信民書	二四九
與魯直書	二五〇
答李推官書	二五一
投知己書	二五三
上孫端明書	二五五
上蔡侍郎書	二五六
答李援惠詩書	二五八

答杜鋒書	二五八
再答杜鋒書	二五九
與大蘇簡 一	二六〇
與大蘇簡 二	二六一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二六二
與楊道孚手簡	二六三

全宋文卷二七五三

張 耒 四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二六四
上邵提舉書	二六五
再上邵提舉書	二六七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二六八
上曾子固龍圖書	二六九
上唐運判書	二七一
上黃判監書	二七二
與陳履常書 一	二七四

與陳履常書	二	二七五
與陳履常書	三	二七五
與范十三元長書	一	二七六
與范十三元長書	二	二七六
代范樞密答陳列書		二七七
與節孝先生書		二七八
九華帖		二七八
謁子允刺字		二七九

全宋文卷二七五四

張 耒 五

答林學士啓	二八〇
代人謝及第啓	二八一
潤州謝執政啓	二八一
賀錢內翰啓	二八二
宣州謝兩府啓	二八三
賀錢都尉啓	二八四

謝鮑承務啓	二八四
賀廣德知軍啓	二八五
謝建平知縣啓	二八五
賀太平知州啓	二八六
上黃州郡守楊懷寶啓	二八六
賀潘奉議致仕啓	二八七
答揚州司法謝薦啓	二八七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二八八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二八九
送吳怡序	二九二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二九三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二九四
書贈賈生	二九五
楊克一圖書序	二九六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二九七
潘大臨文集序	二九八

全宋文卷二七五五

張 耒 六

賀方回樂府序	二九九
許大方詩集序	三〇〇
宗禪師語錄序	三〇〇
錢申醫錄序	三〇一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三〇二
書宋齊丘化書	三〇三
跋德仁書	三〇三
題吳德仁詩卷	三〇四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三〇四
跋杜子師字說	三〇五
跋唐太宗畫目	三〇五
跋龐安常傷寒論	三〇六
題道孚墨竹	三〇六
書外祖李公詩卷後	三〇七

書曾子固集後	三〇七
書韓退之傳後	三〇八
書家語後	三一〇
書鄒陽傳後	三一〇
書董及延壽錄後	三一
書香山傳後	三一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三一
書布衾銘後	三一
書唐吐蕃傳後	三一
書趙令時字說後	三一
記行色詩	三一
東坡書卷	三一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三一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三一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三一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三一

全宋文卷二七五六

張 耒 七

論法 上 三二〇

論法 下 三二二

治術 三二四

知人論 三二七

將論 三二八

本治論 上 三三〇

本治論 下 三三一

全宋文卷二七五七

張 耒 八

禮論 一 三三四

禮論 二 三三六

禮論 三 三三八

禮論 四 三四〇

敦俗論 三四三

法制論	……	三四五
用大論	……	三四七
憫刑論 上	……	三四八
憫刑論 下	……	三五〇
馭相論	……	三五二

全宋文卷二七五八

張 耒 九

秦論	……	三五四
魏晉論	……	三五五
晉論	……	三五七
唐論 上	……	三五九
唐論 中	……	三六一
唐論 下	……	三六三
讀唐書 一	……	三六五
讀唐書 二	……	三六六
又讀唐書 一	……	三六七

又讀唐書 二 三六八

五代論 三六九

全宋文卷二七五九

張 耒 一〇

漢文帝論 三七一

漢景帝論 三七三

唐代宗論 三七四

唐德宗論 三七六

唐莊宗論 三七七

子產論 三七八

吳起論 三八〇

商君論 三八一

陳軫論 三八二

應侯論 三八四

全宋文卷二七六〇

張 耒 一一

樂毅論 三八六

魯仲連論 三八七

田橫論 三八九

魏豹彭越論 三九〇

蕭何論 三九二

子房論 三九三

陳平論 三九四

平勃論 三九五

衛青論 三九七

全宋文卷二七六一

張 耒 一二

司馬相如論 三九九

司馬遷論 上 四〇〇

司馬遷論 下 四〇〇

趙充國論		四〇一
陳湯論		四〇三
丙吉論		四〇四
游俠論		四〇五
王鄭何論		四〇六
張華論		四〇七
王導論		四〇八
屈突通論		四一〇
裴守真論		四一〇
李郭論		四一二
韓愈論		四一三

全宋文卷二七三八

晁補之 二八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爲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艱〔一〕，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俟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之則

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二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四。

〔二〕艱：《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作「徑」。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爲其戶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參軍才，無俾去府中。」即奏以爲其法曹掾。公還洛，鄭君亦去，爲冠氏令。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爲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兇邪，襍襍者憊邪！」鄭君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爲之布約束，無不信，驚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曠，襍襍者方作，無乃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洒掃，召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爲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他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爲榮，爭遣其

子弟往觀，頗改服爲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效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爲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二十九。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爲天子北都，而清平爲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爲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爲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嚙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徘徊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筵，兩廡四墉，饔爨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

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二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一，《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四，《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康熙《大名府志》卷二七。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睹。況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爲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隳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好學而有文，爲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

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爲，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一〕。《雞肋集》卷二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

〔一〕元祐二年：光本作「元祐三年」。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爲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效。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裼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祝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己，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歛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所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

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道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晦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效，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雞肋集》卷二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四，《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爲也，而文可爲。夫文亦安足爲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爲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爲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爲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莖莖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爲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爲者。至焉則爲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爲而去者相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廡、饔饔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

與歌其能，民間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昔者子產爲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雞肋集》卷二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寬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虜芻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毫髮。」虜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爲，

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庫陋，朝廷間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重，庖厨吏舍，馬羊之所養，檐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嘗建鼓門爲閼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乃度荒閒地，徙饔饔欄廐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走廊廣除，博大而沉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乃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名堂而榜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岷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爲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第勸課撫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爲，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

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爲可忽而不爲？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閒暇充足，獨彊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蓋有深意，豈易量哉！匹夫而自爲謀，養其力以有爲；一家而自爲計，愛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爲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椎牛醢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爲勇，不爲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爲，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叙公爲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秘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二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九。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閤，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

息，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二〕，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己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

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乃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戌記。《雞肋集》卷二九。又見《皇朝文鑑》卷八四，《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八，《文章正宗》續集卷一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五七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五，《八代文鈔》第三七冊，《古今游名山記》卷六，《名山勝概記》卷三三，《銷夏部》卷四，康熙《商丘縣志》卷一四，雍正《河南通志》卷七九，《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一〕直：《皇朝文鑑》作「立」。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掣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黍，井間溝洫，什

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木落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淝、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爲樵蘇，爲逋亡聚，而泉以爲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況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竇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耆好，嘗爲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圃，以來求文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

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況田畝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銳，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爲猿鶴林澗之辱且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雞肋集》卷三〇。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中。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爲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

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彊譌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詔客矣。」客輒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岼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檐而摩墻堵也。暮春者，春雷隱山，萬筍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竿，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箴屬而下者，爲筒、爲干、爲屋椽，撻菑千丈之竿，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昔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輒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鵠；沉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槃食彘；白鷗、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棋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瀆，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園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

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无咎記。《雞肋集》卷三〇。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五四，《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乾隆《歷城縣志》卷四六，道光《章邱縣志》卷一六。

全宋文卷二七三九

晁補之 二九

清美堂記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爲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隤而浹漫，青齊之往來者，歧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

極望，鳴鶴鶴而下鳬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東西爲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爲逕，爲臺，爲庵，爲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朱墨僮攘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曰：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他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雞肋集》卷三〇。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

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暕、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韃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鵬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色。

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盡意。《雞肋集》卷三〇。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一，《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八四，《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同治《廬山志》卷一二。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爲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蓋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亡地，澶卽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蓋楚公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地仿佛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爲然也。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

纓於臺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不一人，而侔儻喜戰鬪如後魏李崇輩，比者迄於五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稍能自有聞於時。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考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窮夭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參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知讀書爲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爲次叙其名氏而記之？」予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畝之宅猶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況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河之奔渾，爲馬圖，爲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考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爲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璫，官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雞肋集》卷三〇。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四。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倦。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忘以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壠間，風雨摧剥，蒼皮白枝，龍虎躩擎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

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鳧雁飛集，鳴唼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喟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疏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礪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犂，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三〇。又見《文章正宗》續集卷一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五七二，《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乾隆《金鄉縣志》卷二〇，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一三，《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

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乃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平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效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廛八年，而巷之草沒屐。或嗔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暮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疏，顧無以應耕道求，又

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爲說，譬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雞肋集》卷三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鵲，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

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海棕〔二〕，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雞肋集》卷三一。又見《皇朝文鑑》卷八四，《文章正宗》續集卷一四，《咸淳臨安志》卷二七，《銷夏部》卷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五七四，萬曆《杭州府志》卷二五，《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名山勝概記》卷一六，《古今游名山記》卷一〇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乾隆《浙江通志》卷一〇，道光《新建縣志》卷二一，《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二〕海：《皇朝文鑑》作「梅」。

睡鄉閣記〔二〕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游。冬而絺，夏而纈，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

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叩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奇，其學而游焉，不得其塗，大迷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二〕，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囁然樂而亡歸，或以爲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雞肋集》卷三一。又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乾隆《歷城縣志》卷一五。

〔二〕此篇又誤作蘇軾文，收入《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本書所收蘇軾文已刪，僅存目。

〔三〕園：原作「國」，據光本改。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高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晦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爲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

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暗鳴咤叱，北收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邪〔二〕？」予瞿然而驚，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爲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爲幸乎安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爲有殆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爲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闔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爲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雞肋集》卷三一。又見《古文集成》卷八，《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一八，《山堂肆考》卷一七三。

〔二〕行：原作「道」，據下文改。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

產、晉叔向之爲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己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己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户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撫陶詞以名之。爲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皋以舒嘯」也。爲亭，廣其趾使庫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爲臺，架屋其顛，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蒲柳蓊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其深爲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即其高爲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榜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榜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懼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首勤苦，蘄盡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諧，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爲一淵明懼不足，何哉？學道者惡

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爲人之所爲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爲人之所爲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叙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爲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歉，爲淵明固難。一以爲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倨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爲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日能搖湛水。今余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後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泐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後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雞肋集》卷三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三，《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一。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既右烈考，亦以教民孝，詔歲丁亥爲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

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諱仲康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牢告禰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賀，爲歌詩以敷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爲春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爲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爲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昔晉欒書，實鍼之父，鍼爲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在益恭之列，非車上儻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探七國之禍本而撥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禍，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祿，以身膏東市，奉祀無聞焉。又千有一百餘年而文元公起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具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爲子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祿，康寧悅豫，晁氏之積善皆歸焉，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勳業在王室，逮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母之蠱，神實祐之，亦夫人少艱約，晚乃儲此，如訓詞旨。蓋六世口五百未有及者，雖來者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

「積善必有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身所自履，有以致之耶？然晁氏爲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餘慶，久躋且復起，將自夫人啓之。夫人既屬尊，歲時集會，子孫族人螽斯雁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補之乃於夫人爲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搢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羣從之後。蓋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爲世積善者之勸云。《雞肋集》卷三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八，《容齋三筆》卷八。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葬其親天堂山之下，而築堂其北，以享以居，而榜之曰「永感」。書來求文，曰：「非以記室宇之陋也，以極耘不孝之思也。」某泫然曰：某少孤不夭，中年太夫人棄養，愛生不能死，以皇皇就食于四方，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乃一歸。手拔墓上草，則泚吾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莫悲於言，言莫悲于音。若曰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的，則音無此最悲也。夫隱鉤珥，奚取於爲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之名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厚而從其薄，或宦學遠鄉里，無朝夕養，死且不葬，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內熱，如吾泚者多矣。而武子不泚，是乃武子之所爲以孝聞者也。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爲以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士亦以是藉其口，捐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覲其面於人間，託移孝以自恕，驚歧道而亡羊，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慚而復也哉！年月日，鉅野晁補之无咎記。《雞肋集》卷三一。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曆四年九月己酉既葬於祥符大墓矣，後六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窆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卑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爲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不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泰寧軍節度推官、前知莘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羣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遷魚山宜。抑族墳墓以安神，則從以烝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縣爲長，莘縣乃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啓窆易槨，改槨惟美，凡資用，皆莘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

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崦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厚其賈取之，手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筮地。袁徙其域，稍東纔五尺而止，前卜丙室〔二〕，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進公、劉夫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甲二室遷庫部公與補之考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補之記本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已載端明殿學士李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獨記改卜，及所告祭文，并納壙中。若庫部公諸弟子孫婚宦，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云。曾孫朝散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飛騎尉、賜緋魚袋補之謹記。《雞肋集》卷三一。

〔二〕卜：原作「十」，據光本、涵本改。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隴西郡開國李侯棻，少以文詞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燁然有聲於搢紳間。公卿大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務盡其心力。蓋慕昔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玉多如石者，故人不得而置親疏，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自得於二累之上，守其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爲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而不迂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

弟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爲侯立生祠。會補之自尚書郎出守蒲，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誦秦穆公求黃髮則無過之言以爲請，而侯亦欣然傾蓋偃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教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耄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爲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命。若常情言者，仕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黃霸，郡守也，而尊；魯恭、卓茂，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屈吾指以數往行，而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不既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陞高以望其前，則太華削成四方，矗然倚立而參天；右則黃河出於龍門，涵乎踰蹙而鳴地；南則首陽，危顛不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谷絕跡，司空圖之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古昔之盛，夸奪相雄，間不容息，與二三君子之遁逃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伯，皆忽然而過，如吹劍一映，何有得失？而侯乃以少壯陳力，有政四州，老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兒童流輩，如風中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夫世之役役、生趨榮而沒有恨者以爲愧哉？因舉酒而起，爲侯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雞肋集》

全宋文卷二七四〇

晁補之 三〇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寔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爲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場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爲雷爲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孫子，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鄉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殼，以支床脚，粵公是作。《雞肋集》卷三二。又見《硯箋》卷一。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儻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雨驅，似

神而非，於是以茁萬殊。《雞肋集》卷三二。又見《硯箋》卷一。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樛魁枕森的皜。有尊如辰粵帝宅，其傍嚙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爛從爾出。《雞肋集》卷三二。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雞肋集》卷三二。又見《皇朝文鑑》卷七三，《八代文鈔》第三一冊，《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歙硯銘

黹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躡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雞肋集》卷三二。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煤雲崢嶸。《雞肋集》卷三二。

段端夫硯銘

端之窟，惟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既，如山泉出。《雞肋集》卷三二。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雞肋集》卷三二。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

而夕惕。《雞肋集》卷三二。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八，《八代文鈔》第三一冊，《淵鑑類函》卷三八二。

八仙案銘

東皋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何必來？松菊自吾伴。《雞肋集》卷三二。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八，《山堂肆考》卷一三〇，《淵鑑類函》卷三八二。

藥篩銘

得精於恠，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荼。《雞肋集》卷三二。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溫然可愛目鴈鵠，何以易之鴨頭綠。《雞肋集》卷三二。

無名庵銘 爲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況庵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畸人，亦不自知。敲門試喚，睡裏揚眉。《雞肋集》卷六九。

脫黏庵銘 爲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隕。《雞肋集》卷六九。

夢齋銘 爲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爲有，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本二俱滅。我今何爲復夢語，門關墮地忽驚覺。《雞肋集》卷六九。

東坡先生真贊

非儒非仙，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日營海，既逍遙乎濤瀨。忽焉橫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雞肋集》卷三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八，《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六四，《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九。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高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問管仲，子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雞肋集》卷三二。

南華真人畫贊

乾傾坤頤，口海觴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蜨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雞肋集》卷三二。

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六四，《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第二九冊。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雞肋集》卷三二。

內贊

彌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億，不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雞肋集》卷三二。

外贊

峨冠正笏，貌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囿，馬則在廐。匪用于梁，亦不以驟。木馬

何咎！《雞肋集》卷三二。

李夷行易初贊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爲掾汶上，以事至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初在幕府，始得其爲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俗累，趣閑而技通，中介特而外猗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畏者。爲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君之意，冥冥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之操，雲間孤峰。蔚然而葩者君之同，草木青紅。益然而和者君之氣，觸物者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儼車彼視。《雞肋集》卷三二。

董汲秀才真贊

鵲實非脉假脉，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脉遺脉，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董子。《雞肋集》卷三二。

張汝平牧牛圖贊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鬪而觸。《鼓文》周篆，缺不可續。《鐃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歎此，折劍毀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此？亦目非目。《雞肋集》卷三二。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自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爲觀世音。菩薩乘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亡所，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性無從來，是故名爲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爲第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教阿難，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不撓，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業根，云何得取無學證？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

頑。我亦常得二殊祥，一耳所聞一夢睹。我今日復爲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賀，三世妙續莊嚴相。一貧女髻提魚筍，晨朝過戶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若士不悅因諍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髻女忽化白衣僊，彼魚筍成百花筍。愕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皆亡。此但衣食爲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昔居河壩，有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響。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勞發瞽，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憂嘆。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佛性，無嘆佛性佛無嘆。爾時便得心清涼，悲狂頓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於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爲衆說是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順文殊言，讚聞思修爲第一。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未信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子諶。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甘棠林他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願補之諶先父母，乘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報無邊，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諶先父母，乘此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譬蠶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了知，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諶先父母，亦復隨順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我此一報身盡，亦得乘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爲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

前。如餅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一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雞肋集》卷六九。

猪齒白化佛贊

并序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二〕，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色酣酣由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睹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得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睹若不睹，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

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彊非彊。業力所驅，啖彼養己。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償，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自不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燭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主，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

食薄荷草，度群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白內，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白。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汗，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雞肋集》卷六九。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六九，《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九。

〔二〕獲嘉：原作「獲喜」，據《元豐九域志》卷二改。

陳氏繡觀世舍利讚

信爲道元功德母，大方廣佛華嚴義。由堅固信生萬法，維舍利子名堅固。心無心中植此信，如地含種雨即生。地猶有形種有差，薑不爲芋芋不薤。然以此兩一味故，無種種性一味生。況此無生法無差，從無盡藏來無自。或求不得不求得，得與不得不自知。是名不壞金剛幢，佛與衆生具此勝。我今稽首先讚佛，佛神耀力以無心。默良久頃按指時，海印生光地金色。是光與色爲實幻，謂實非有幻非無。以佛神力光色呈，是光色從佛心出。我今神力與佛等，如鼓不擊終不鳴。衆生身具一觀音，各現其身而說法。觀音常不離汝眼，而汝眼不見觀音。旃檀繡畫與紫金，無是觀音無非者。誰能信此不二

義，當執絨縷如虛空。是堅固作海無邊，舍利生如海泡涌。非觀音力非爾力，如旱氣透雨自滂。或說菩薩妙吉祥，欲信衆生未信者。惟衆生以未信故，舍利從此不復生。闡提魁膾洒血林，是堅固子血中滿。投刀捨業拭面目，如熱病汗濺濺生。或說闡提身所無，是波旬說非佛說。我觀陳氏此殊勝，非出家女和合僧。一念圓成三業空，十方菩薩爲己伴。雲中金毛希有事，佛說作解受羣邪。常樂我淨亦佛言，決定義中無決定。我今頂禮菩薩足，善護念此陳氏慈。爲衆生作佛因緣，一浮囊濟大海水。《雞肋集》卷六九。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此二俱離，無諍三昧。彼上人者，難於酬對。《雞

肋集》卷六九。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

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蠓相，被石黏住，認石爲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雞肋集》卷六九。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詞甚敏。未冠，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修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

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户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諡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乃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彊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一「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

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而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修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疏，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訾，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薦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

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雞肋集》卷六二。

全宋文卷二七四一

晁補之 三二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鄆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即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慚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

第，即捨去。調曹州乘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參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參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廨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爲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荊公異之，即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爲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荊公既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勾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別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別，民知不別，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疏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他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疏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寵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鬪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勾秦鳳沿邊安撫司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嘆賞而心危

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爲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奸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缺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鞫之因，囚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鞫，某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給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爲神宗山陵司勾當公事，恩

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洺州，水浸城且壞，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朝廷深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女聽編民通婚〔一〕，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嫗自召，商較財幣〔二〕，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卹人。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尽；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民非

贓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銓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脚稅，朝至國，夕爲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幣平。不行。攝帥平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謹舞。既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于潁昌府之私第，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承務郎；欽高，舉進士。欽高蚤卒。三女：長適瀛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參軍馬希說，次適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八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耆欲，學問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明彊禦，退

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己過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慚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悔〔三〕。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雞肋集》卷六二。

〔一〕租免：疑當作「袒免」，謂五世之親也。

〔二〕幣：原作「弊」，據文意改。後文「貨幣平」同。

〔三〕悔：原作「侮」，據光本改。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袞、禕，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爲李，李之

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暕；暕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革，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群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參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稿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霖京師，叵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

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亳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己，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秘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爲其行

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創涼牢，寒則室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放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曆》、《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大軍已至桃榔村^(一)，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桃榔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

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乃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答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答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侂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侂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他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

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艱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效，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稚迎者夾道，自樂、鄆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汹汹。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

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他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榜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興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期叙，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構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乃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

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乃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釋，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暮，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二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奧，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闈，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

蓋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拔，承奉郎。次禰，承務郎。三未名而亡。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鑑》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雞肋集》卷六二。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九，《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九。

〔二〕奏：原作「秦」，據光本改。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郪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秘書丞、群牧判官〔二〕，考也。秘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爲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爲嫁之，夫

皆仕，登朝。而秘書君以群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爲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爲天資近禮。其歸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于閫，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姒娣曰「是宜爲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近秘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柩自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參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三人。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

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雞肋集》卷六二。

〔二〕群：原作「郡」，據宋官制改。下同。

全宋文卷二七四二

晁補之 三二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誌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爲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爲衮衮，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闈。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雞肋集》卷六四。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紹聖三年正月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乃相與諉公之婿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叙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于地，則誅且稱諱，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太師中書令諡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某，父也。光祿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真宗，爲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即以才稱。故宰相王公珪爲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光祿、大理丞。撤酤區複墻，鈎檢出入，摘其積年奸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爲縣矣，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乘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

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爲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僞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齎供武當山，飯僧所過，邀饋犒。初謁見公，公即知其欺，語吏隨至館捕之，得僞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勾鴻慶宮，監東嶽、南嶽廟，皆寓濰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爲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未語，胸中之膠擾者已定，譬諸飲冰，內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第，朝請郎。端介，宣德郎。端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孫十人：曰資之，登進士第、相州司理參軍。順之、完之、頌之、葵之、述之、疑之、頡之、蓺之、樞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爲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調之恐不足。其罷均州尚彊，即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爲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昔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蓋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歿，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銘

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僞者幾得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粵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雞肋集》卷六四。又見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五。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

元祐七年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爲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爲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窮。以待讀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令〔一〕，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毫、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勾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並海，亡城郭，歲賦竹葦爲藩。颶風至，飄卷爲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

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甃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爲式。宣徽馮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爲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己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爲？」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大郊社齋郎〔三〕。一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焉。尤爲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爲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爲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己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爲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其後昌有時。《雞肋集》卷六四。

〔一〕令：原作「今」，據涵本改。

〔二〕大：原作「夫」，據涵本、光本改。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元祐三年七月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諡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

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卒苦於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尫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采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俟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州使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歙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

閑局，差管勾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汹汹在城上。舊有堤圯，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汭、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爲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爲，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即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冲，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

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雞肋集》卷六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一。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九月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者，事昭陵，爲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諡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贈左武衛上將軍。而君亦幼用恭壯蔭爲左侍禁。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郭有渚水，歲比溺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患除。簽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此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歲無死罪囚。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累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議擇丞。上曰：「高旦可。」既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同列，旋以讒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爲首者，喻使去。事聞，安撫使檄治之。君爲言「衆不可驚」，卒論

爲首者而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爲人孝弟恭寬，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爲室，成，指其翼曰：「是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邊功以俟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爲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亡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錄事參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補之先君於君爲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粵有功在人。自昔恭壯卜浚都之南，曰考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雞肋集》卷六四。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十月

君石氏，諱輅，字君乘，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溫，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參

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之曰：「汝當以文顯。」即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梯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爲奸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勾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銳，未可。」大將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先馳之，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帥者，擿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昆山縣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擢知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文案如山。守堊堊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獄爲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爲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古，內黃尉；仲宗彝，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參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蠹者也。君少孤，事

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塢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雞肋集》卷六四。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元豐六年八月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韓公璫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詰之女。夫人幼警惠，嘗閱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曄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績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痺，侍疾，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仕寢顯，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有終也。」韓公後貴爲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于衛州汲縣

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師，宣德郎；祇嚴，瀛洲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孝我。夫曰匪予，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憂，男子之美。我爲此詩，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彤。《雞肋集》

卷六四。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紹聖二年三月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柵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潁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考也。妣邊氏，秀國夫人。初，潁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潁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潁公恩也。三

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扳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戶參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二〕。既迎夫人還自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橐，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卧，諷彌陀不絕口，亦異矣。爲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爲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賢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易，以大家子爲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爲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難而裕，惟龐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雞肋集》卷六四。

〔二〕潁州：原作「潁州」，按陳師道爲潁州教授，「潁」當爲「潁」，據改。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七月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

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艱。」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昔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喪於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參軍以卒，贈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祿歿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以歿，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子：損之，臨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卑不誅尊，然婦人無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譔所知，以成太僕之志，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考云。銘曰：

蕙茝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爲器物，各求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笄其委佗，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綆兮及深。松爲城兮石馬，吾宮旁兮乘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爲可窮兮如此大野。《雞肋集》卷六四。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沉厚尚氣節，既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參軍、開封縣尉。王畿賦省，民情不力穡，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喻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事參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爲轉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甚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理寺丞、知冤胸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夷獠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爲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戍兵以糧惡譟營中，欲爲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麩院，且用之，會疾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爲人質厚不苟合。既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人稱其長者焉。娶劉

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戶參軍；丕、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既卜居矣。乃奉君之柩，以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之場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雖亡不其存？《雞肋集》卷六四。

全宋文卷二七四三

晁補之 三三

晁夫人墓誌銘 元祐八年

前達州司理參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爲銘。補之泣曰：「姊爲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知。雖然，爲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諱某，秘書省著作佐郎。晁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爲晁。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晁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駰《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慝，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辦。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姊若妹則皆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

靜必衆爲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沉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爲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文自立，曰繫，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

葉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雞肋集》卷六五。

穆氏墓誌銘

紹聖二年十二月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閣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爲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飾。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爲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嫠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

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總。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爲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昔人以爲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爲矣。」乃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爲人。彥達學問不苟徇世好，爲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嫠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祉。嫠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雞肋集》卷六五。

〔二〕按此數句疑有誤。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爲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窮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第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夭。無幾何，其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爲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爲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夭。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爲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叙好問之志，爲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碣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漣兮，渚爲野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嬾？幼里兒兮長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舉。無婦以哭夫兮，況欲卹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繼絺繡也，襞而幽之室。視其藏不爲碧兮，爲

楸柏之實。霜萃兮木萎，春風至今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兮畏而子聞之。《雞肋集》卷六五。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元祐二年十二月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睎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諒、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彊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榷場火者，衆相傳虜至，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爲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鑑山石，袞龍儼。奮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絕獻。

宋龍興，致其版。愛生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有旒旟。粵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跡初。佐兩邦，政有譽。火邊市，人驚郛。饋靈武，行者瘖。克擒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殂。夫人楊，殞戚吁，子諒、詡，儒冠裾。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雞肋集》卷六五。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元祐元年冬（二），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瓌以書來曰：「瓌宜見，未有間也。今瓌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黃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瓌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瓌復自商河以書來曰：「先大夫沒，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內人。君諱諤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唐相國袞。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爲商河人。曾祖諱峻，安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

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校書郎、朝城縣尉。凡府遣其校督尉事，尉皆禮答，至君不然，乃故慢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嚙蹙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鞫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籥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爲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蓇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既無所取民，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爲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蓇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歸以其羨工塞塹，爲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謠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母！會即日雨，歲亦大稔。監埧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暮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爲常，而課亦登。埧口瀕江，歲暴

漲，壞民廬，君募工爲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參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革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爲浮屠，州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饑，君勞來甚恩，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爲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祿丞易宣義郎，七遷爲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璫、璵、璠、璣，前卒；瓌仲，琥季也。瓌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渙。瓌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爲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絕，無低昂親疏意，然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爲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爲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爲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爲文字如其說，千言立成，無留礙。其亡不亂，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爲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爲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爲？捨所爲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爲蛻。猗歟，大夫庶其是！《雞肋集》卷六五。

〔二〕元年：墓誌文謂常諤臣卒于元符三年，其前七年罷齊州任，而上年冬知齊，則元祐元年當爲元祐七年之誤。

據本集卷五五《齊州到任謝表》，晁知齊亦在元祐七年。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君墓誌銘

元豐六年八月

余頃爲澶州司戶參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閉戶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爲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爲之出涕，叙其語歸之。君諱通，字擇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爲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蓋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爲廉。其

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爲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乃更知君，人以爲直。其在武強、德清，號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爲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爲人短小鵝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贖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深，四蚤卒〔二〕。深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尉其子。《雞肋集》卷六五。

〔二〕四：原作「泗」，據光本、涵本改。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爲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毅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猪兒凶悍，數犯法，以

氣蓋其里人。君攝邑事，召猪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猪兒卒改行，爲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亡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爲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携鍤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問得其鍤，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參軍，經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檢，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爲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亡思，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蛇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二人夭。女六人，皆夭。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爲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爲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雞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元符二年六月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爲望姓，而君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戶，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徙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戶靳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嗇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衰。華亭戶欺詐，田已穫而撥其芟，引水沒之，歲比訴菑，吏不能察，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爲十等，號參相驗，欺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諉令市竹。君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皋酒，侍禁方曖者仇也，入境，即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曖事莫脫者。

君明暖無他，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鄆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喻，或戒勅，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爲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鬪，兄告欲害己，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爲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疆君往，君即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黃隱初獻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爲，方且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爲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爲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爲使，因求民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爲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料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汭，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爲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爲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爲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既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即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祔。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

童子而厲己，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爲大可知已！抑雲者爲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非命耶！《雞肋集》卷六五。又見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五〇。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元符元年七月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乃以公知華州事。屬歲不登，米斛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糴。糴者踵入，老幼癯寡皆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實，使者奏如民言，即召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乃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銘，乃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曾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閭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諡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秘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爲恨。丞相經略秦州，奏書寫機

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爲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乃更知公。丞相當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卧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既除，不忍去墳墓。守邵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乃如其請，吳氏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剗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爲多。丁越國憂，哀毀垂絕。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即詣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乃定。夫賴以還者衆。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爲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爲搖，竟坐贓去。自是寢益有聲。上即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爲神宗山陵專勾司。自塞決河、督軍饟有功，逮此三應賞

格，各減課二期，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洺州事。洺近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霖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利者斬。既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郭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即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洺州，民擁其馬，言守不卹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問：「前守爲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洺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祿，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虜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著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鄜延修城，調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彊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爲衰。在兗時，歎曰：「此先丞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愀然意乎？」爲霽威嚴，人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八。爲人開敏深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設邊備、講馬政、編役書，皆詳辯，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己子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著令大臣後禁毋折

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於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戶參軍。女長適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燾，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堯，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己酉葬公于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維其颺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汶斯原，如其世長。《雞肋集》

卷六五。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崇寧三年十一月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

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爲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菑。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爲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之之第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秘、璘、瑋、璵，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爲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瞻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爲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雞肋集》卷六五。

全宋文卷二七四四

晁補之 三四

李氏墓誌銘 元祐八年九月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敖字嗣深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好，如同產。嗣深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嫗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歸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己卧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頰，禱于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深以謂孝於其

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爲銘曰：

世固有天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人皆悲之。《雞肋集》卷六六。又見《永樂大

典》卷一〇三一〇。

李氏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爲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歸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歸，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庀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睹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爲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爲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塋。景仁爲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爲娶婦，婦

又亡，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牒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說皆知之。其爲詩晚益工。至他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蔡琰曄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常女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蓋間關成其家，又教其子爲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可磨，木固不願爲尊犧。聲名如彼瘡痍何？而焉用此絃哀歌？猗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萎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波。《雞肋集》卷六六。

黃君墓誌銘

元祐四年八月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葬其先人〔二〕，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爲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爲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爲親黨

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爲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爲、汝霖未仕。二女爲士妻，長關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爲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堇堇，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爲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憙，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無悔！《雞肋集》卷六六。

〔二〕翔：原作「朔」，據涵本及下篇改。

黃君墓誌銘

元祐四年八月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踴，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

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給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己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雞肋集》卷六六。又見《文章

辨體彙選》卷七一二，《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元祐七年二月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鉉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萃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爲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蓋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荊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

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燁、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雞肋集》卷六六。

羅氏墓誌銘

元祐三年十二月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鄴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皆宦學有立，女有歸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孫琬殤悼成疾^二，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莊靜有常度，不爲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而士宏又嘗爲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出如己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以知之？其子有聞。《雞肋集》卷六六。

〔二〕疏：光本、涵本作「疏」。

闕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九月

闕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闕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内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爲士妻，宜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婿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績、綰、緡、紱、緬、緝、綱，可謂盛矣。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爲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雞肋集》卷六六。

齊氏墓碣

元祐三年四月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爲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州司戶參軍閻侯德基家，爲乳其第二兒。兒

死，閭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齊氏隨焉。又爲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己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閭夫人沒，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欬歔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爲銘可乎？」乃爲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雞肋集》卷六六。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崇寧三年十二月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鄆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合肥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

「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爲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二〕，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而亡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鄆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革，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遽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歿，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枿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願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真爲貴。此昔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雞肋集》卷六六。

〔二〕涵本無「皆」字。

王君墓誌銘

崇寧四年四月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爲姬氏，在齊爲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爲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夭，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劍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齠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願，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嫠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遭不幸，稟厚而報艱，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夭。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爲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子固爲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月遠矣，人尚爲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

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燥、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爲銘。君爲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醉卧其舍，或窮日夜誼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惰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爲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雞肋集》卷六六。

彭城劉君墓誌銘

大觀元年十一月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爲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倦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爲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亡，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

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亡。又十年，蓋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夭，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以死，爲先人羞。今殯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何？」暘、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趼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壙，皆甃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爲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爲其死者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戶，至不相慶弔。如劉氏，難哉！」時、暘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諸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教汝爲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夭，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汔有立。銘曰：

父先祖歿，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世七喪。欲子爲士，使知士恥。

恥墜父言，可謂士矣。《雞肋集》卷六六。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

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即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秘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

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爲官，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宦，益跌宕文史，每與客乘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間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直其冤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曆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毖，終華亭尉，曰戢，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己者，異時反

爲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毖、戢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躋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晝繡行。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雞肋集》

卷六六。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五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二六。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紹聖五年二月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頽而長，退然溫恭儒者也。蓋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

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仕，然嘗爲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戢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夭，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爲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戢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爲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塋中。叔文，共城人。秘閣校理、司封員外郎俛之子，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秘閣君博學無不窺，爲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爲童兒，不戲弄，默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秘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秘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秘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仕爲！」因盡屏幼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掃，益涵肆詩書百氏，爲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盡陳諸左右，而榜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蘇先生爲書之。一時名士皆爲賦詩，而叔文益遠絕世利，惟恐蓬華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殊無塵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得失、因革廢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文不自以爲用也。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

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秘閣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稿，將就憲臣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夭。二女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夭。銘曰：

昔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爲不然。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偶而顛。而盜跖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嗇乎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雞肋集》卷六六。

全宋文卷二七四五

晁補之 三五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崇寧元年十月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曄然爲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場屋汹汹爲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蓋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大興學，爲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

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昔所欲興而不果者也，爲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爲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羅便司勾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爲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爲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爲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爲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絕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爲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爲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

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爲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覬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贏，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愆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己，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兗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桂，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爲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亡，鄉黨皆爲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

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爲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懃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蘄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亡，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既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作，有魚彼山。《雞肋集》卷六七。又見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五。

〔二〕歧：原作「歧」，據《宋史·王珪傳》改。下同。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媯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爲諫議大夫。郁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僇爲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爲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垂死者，倒

囊濟之，留閱月，病者去，乃去。尤爲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爲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己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傳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爲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爲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婿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闐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爲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爲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鬪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爲衰。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率以「縣小爲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乃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至邑，遽閱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暮，庭爲虛，人謹舞。天目山水溉一邑，其附山六鄉爲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璿視之，千

餘人擁璫鬪隄下，璫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于朝，挽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舶司。以勞遷秘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勾京東排岸司。時拓西疆，又擢通判秦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事爲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勾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申宗道取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橐，得金，盛怒，欲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臣、張堯士、趙衮以治郡亡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寢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原。娶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錄事參軍，秘，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羣、仲寔，女一人。君爲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賓客，輕財重義，胸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溫奇之，使其子槩等師焉。

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爲。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雞肋集》卷六七。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崇寧四年十月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爲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爲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爲郊社齋郎，再爲主簿乘氏、醴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他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爲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爲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不可易之意。使者爲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

人忿，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爲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爲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乃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實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筦庫閑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爲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亡，窆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穀。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穀、穀，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丞李士表，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侁，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邊村之

原，從晉公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爲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蘊，粵忱不華。爲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爲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雞肋集》卷六七。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崇寧四年十月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參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嫺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娣姒，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昔候，轉側涉旬，不捨匱帨，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爲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穀、穀。毅今爲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亡，在爻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

終。居爲淑女，行爲令婦，亦可以無負矣。《雞肋集》卷六七。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崇寧四年十月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爲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燁然。夫人恭順懿和，爲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溫綈，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爲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穀，曰穀，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俟、休、伋、佚、倅、儼、普、博、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擅。文正、文元，卿士蟬聯。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祉，亦可以爲榮矣。《雞肋集》卷六七。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元符二年四月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鄆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彭城縣太君劉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邁，知自彊於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丁朱夫人憂，服除，爲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言，尚何行？」乃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神宗方側席異才，即召爲大理寺詳斷官，兼刪定編勅，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兼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即載與歸，召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群牧司騏驎院

勅，復權判刑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婿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則禮律之所_レ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爲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乘輿幸省，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爲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黶，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猶自若。公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況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爲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音：「赦文鬪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爲然，吏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秘閣、

知齊州。治尚寬厚，不設鈎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濬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爲一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恕亦不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額，拜而走，人以爲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爲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即轉淮南米賑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別爲淺脚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脚綱輸京東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日，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即書尾曰「如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伏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召爲刑部侍郎。或言公守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爲變者，城中大恐。俄而草場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汹。或請大索。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汹乃發爾，奈何墮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爲也。」久之，獲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爲此遂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橐姓名榜購之。盜不得容，皆遁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携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請爲公

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參軍韓璉，次適新單州錄事參軍王檻，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卿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于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或以爲善兄弟所感云（二）。開奉寡嫂寄穎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爲序。」故逮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爲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實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爲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瞻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蓋省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爲深，至是，人更以爲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

也杜侯，奮熙寧初爲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于、張、龔、黃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雞肋集》卷六七。又見《經義考》卷二二。

〔二〕或：光本、涵本作「咸」。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大觀元年閏十月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乃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宦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爲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乃叙而銘之。君諱貺，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

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己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土豪喜構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榜相詬詆。主司恐，爲中夕張氏名，州遣衛，乃得去。人語君故，君不卹，將出關戶，衆汹而前，鬨堂下索榜。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爲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眷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乃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他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賁，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殼。燮，趙州司理參軍。殼，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爲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爲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爲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伎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

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乃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他奇節異行然後爲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其身，可以爲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雞肋集》卷六

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全宋文卷二七四六

晁補之 三六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五月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爲古詩，草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關自力，竟爲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乃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即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穴。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閻丘氏，淑慎宜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爲人豈弟，卑以自牧，而倜儻尚義，不事小

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爲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爲足，類馬少游之爲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洹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厪厪乎蘄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洹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焉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蒨以爲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雞肋集》

卷六八。又見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五。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大觀三年十月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悉以家財助官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

葬磁州滏陽縣，因家焉。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昌朝爲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仁宗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爲釋民罪。事發，崇勳猶爲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闕庭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卧閣延制使，入對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對。念以其嘗官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破則謂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克之，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爲都轉運使。宜下弼、脩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啓戎人窺覲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剴。」上優納之，而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爲參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遷殿中侍御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堯臣引爲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禕，補郊社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願復爲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爲貧者營產。既還，遣視汴口。陛辭，上

曰：「卿此行歸，當峻任卿。」而君得疾汴口，既還，卒，慶曆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乃止此！」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遺奏不應錄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爲己任，言多爲民。自佐郡爲州，至官臺省，內外如一。嘗疏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曆二年星變，又春大旱，上避殿寅畏，敕寺觀爲道場齋醮事。君言：「邊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答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籍，加督責，戶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亡。民爲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民各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爲防，植本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深闊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抄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陝西榷鹽，較通商時，民不爲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貿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產。又戶無高下，給食曆，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貿，爲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戶運糧至延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脚賫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號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疏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嘗僚未有名時。吳公從制舉，爲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

以詩豪，少所許可，與唱和盈筥。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錄事參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夭。錄事君以滏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柩合葬於新安，并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息，文景致平。其同亶時，天爲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爲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雞肋集》卷六八。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大觀三年十月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參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匿橐，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癰發胸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垂死。其二叔求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

誌。孫崇厚、崇德，自滏陽舉御史之樞改竄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爲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

寧爾後，微厥慶。《雞肋集》卷六八。

進士杜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十月

寬伯姓杜氏，諱欽高，濮州鄆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爲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爲賢而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爲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爲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爲補之求配，以爲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寬伯爲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於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天，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爲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蓋，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窘蹙，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爲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寶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蓋居太學纔一年，興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乘，冶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窶，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闔，業進士，亦愛孝，操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應臣，亦進士。闔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縣某鄉之原。以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

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枿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莠蓬蒿，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雞肋集》卷六八。

夫人閻氏墓誌銘

崇寧二年七月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參軍、贈宣德郎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婣更賙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錄。逮補之爲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以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爲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亡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于魚山之塋。且嘗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雞肋集》卷六八。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夭，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爲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恩。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嫌於戚，以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爲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聘，蓋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爲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爲郎，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既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

至一石。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爲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夫人鄭氏，先沒。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傳式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即知名，尤爲吳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驚人。初調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屏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爲晦主角，調眊不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獻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辦，歲終以其伍見庭下，旂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喻執政與畿內大邑，以觀其能。而用他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爲己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爲嫌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藉，或擿其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賕，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部，君爲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巡檢王軫嬖其親卒，而喻御其下慘，衆汹汹欲爲亂。軫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即召軫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纔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未竟。會君暫出，其人賂吏求去奴

絕口，因以奴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簣，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刀！」囚數其狀悉，而諱簣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爲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謠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今令自爲令一也。」蓋歷數其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曄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能幹其蠱者也。革，少卒。一女未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父，而鞠其嫠妹恩。爲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議翛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爲詩賦贄眉山蘇公，公歎息，爲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概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州間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桃李，人且

猶蹊其下，如舅，玉也，不繇藉以奠諸廟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爲求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爲用以屈？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繫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爲美。珉珎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雞肋集》卷六八。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元符二年九月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乃翛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乃知湯之伎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

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場屋聲藉甚，亦與君厚，乃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閭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乘，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調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概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期三年，後如期亡，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爲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脩、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乃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

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嶮嶽。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千金。少猶穎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鉗輶于甞惟久淫。澹泊可守寧適今，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雞肋集》卷六八。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一二，《四續古文奇賞》卷五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二六。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大觀二年四月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考琇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爲士，而君結髮游學，嶄然兄弟間。彊有力知恥，爲文辭敏麗，太學諸生交譽之。嘗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名通顯，獨潦倒庠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

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爲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暮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爲功也。沉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葬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爲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迕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疏若一。淮陽守、龍圖閣學士趙公高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爲難，於士爲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仕不遇，欲投紱去。即所居爲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爲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干令聶循矩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父，爲以歿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矣！

《雞肋集》卷六八。

全宋文卷二七四七

晁補之 三七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元祐五年五月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騷耳行

遠，干將立斷，無肯綮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蹙頰，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潁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滌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叙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睚眦一二諍詆之。

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既失夫人養己，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爲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趯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效，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爲吏。昔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浚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爲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爲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

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爲不朽。」系曰：

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亡也。《雞肋集》卷六三。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五〇，《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二二，《淵鑑類函》卷二〇〇，乾隆《新鄭縣志》卷二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翛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爲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爲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爲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

思。」乃叙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爲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爲太原府司理參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參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爲楊參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爲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錄事參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爲愧。千之蹶蹢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官。歲大飢，盜蠭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衆。狂人李逢聚亡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行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場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纂極，復爲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於此，故恩不及考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

修立，後方興未艾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爲善人怙，而沒爲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爲民命，是謂不泯。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畸於人而侔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雞肋集》卷六三。又見《珊瑚鉤詩話》卷一。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乃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

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己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救俗壞。故范曄因固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於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屨，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廛里工賁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羊鳬雁之所牧集，蒲柳蓊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聞河上公，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種藝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爲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亡，一夕過所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子。呂怛寤，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

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誣。《雞肋集》卷六三。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乾隆《曹州府志》卷二一，道光《鉅野縣志》卷一九，《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北京爲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闋；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思，喪考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同軌具來。羹牆痛劇於中宸，弓劍哀纏於羣辟。安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塗雒鞏，接軫大伾。竊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背通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未悖。不顯亦世，無疆惟休。臣等祇奉官箴，阻瞻墻翬，攀號莫逮，洒血摧心。《雞肋集》卷六〇。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一，《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四五。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纘服懋重熙之化，見墻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踴寧堪！法仗載嚴，悲笳互咽。乘白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輶，徒有忠誠，攀號洒血。《雞肋集》卷六〇。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五三，《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僚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墻徒劇於見堯，夏服仍勤於纘禹。著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莫莫追，西望靈輶，攀號雨血。《雞肋集》卷六〇。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五三，《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媯爲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允屬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爲綌，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烏至之裡郊，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遙。抱泣珠襦，初啓南阡之宅；伸哀寶冊，載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靄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貽休有煒，垂佑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靈輶莫駐，摧隕何堪。《雞肋集》卷六〇。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四五。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天不能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于天。昔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菑川〔二〕，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含哺鼓腹，不知上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

繫公所以潤色，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遷。粵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驪驪，久董夫戎旃。謂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從赤松以翛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爲蜩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優然帷几，莫我覲而悲填。若夫勤勞啓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雞肋集》卷六〇。

「二」白紛」二句疑當作「白紛如也，始推上乎菑川」。據《漢書·公孫宏傳》，宏治《春秋》雜說，年六十始爲菑川推上。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杲杲出日，披其重祿，爲萬世明。夫子既沒，揚墨是肆。爰有孟氏，詞而闢之。荼蓼既薅，嘉苗孔殖，于今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蠱午並作。承孟氏後，荀況、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

還，文事滋落，學不爲己，其舌肆好。猗歟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軻爲鄒國公，與兗國公同配食；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並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爲經。末流至唐，篆刻是驚。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粵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驚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興吾先師。洋洋俱傳，百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爲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荀子爲蘭陵伯，揚子爲成都伯，韓子爲昌黎伯，並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昔我先人率德，顧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覲。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朔，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柩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朔。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雞肋集》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措置司勾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污澤；才如泉阿，可用剗玉，而頓鋌刃乎腥膻。仕弗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喟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亡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葉在戶。而車而馬，娶者稱遽。酤酸肴睥，君往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于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鑑此。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畿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于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爲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柏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灑掃，怵惕隕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于第。恭承光命，既慚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他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祇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不率舉。而某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遒歟！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亦爲之崇禮，秩嚴貌像，所以爲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栗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卧洛師，閉關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携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祗，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噁，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減騶，人去其華。

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宮，公薨訃聞，徹尊往臨，追胙故溫。公薨季秋，甲戌暮雪，民憂歲寒，相諺未褐。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人！尚饗。《雞肋集》卷六〇。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五二，《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全宋文卷二七四八

晁補之 三八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遽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爲陳，昭奚卬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平，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逶陀。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

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既立，謂遠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祿，天不憖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功，無所歸德。旂旂簫鼓，送公國門，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三。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羸卒百，徒隸與居。粵千載來，以州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蕃。漢於孝王，欲常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留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爲善最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之情，再命儻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宮悼驚，豈惟在廷，詔追

榮之，以魏大名，使河山微，與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在堂，旂旂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或興，微興有光。惟昔文忠，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

一令。造物報人，微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齧其原，用改斯卜，綈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擢。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雞肋集》卷六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鳩毒宴安。宴安不懷，於公見之，非此其賢，其才足施。真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櫪間，世寧識之？仁宗恭儉，四十二年，峨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機，公不自嫌，語秘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于家，虹蜺屈蟠。嗚呼哀哉！自昔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不榮其侈。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稱。交游滿國，搢紳有聞，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想孟公，投轄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褒終之典，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侑此尊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

饗！《雞肋集》卷六〇。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秘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陝州、秘監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艱。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隄之私，自爲知己。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鳴陰必和，不知其子，弱不克荷。乃爾代匱，丞中秘書，叔父爲監，聯驂並裾。貧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卧憂展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足云，匪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郵。謂昔不然，知憊莫勉，如何不淑，隕命候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衰。念此如焚，血溢爲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撓，莫不撫筵，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爲兄，猶同父弟。誓當與約，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亡，此舌不吞。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婿承議郎、充秘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湘，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之少日，愚無師聞，聞詩與禮，于我先君。先君爲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侍公，籠篋于階，翛然異容。曰此何爲，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爲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姻，眷言自茲。歸宜其家，惟公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祿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堂在廷，如臯如夔，至其胸中，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憊遺！國士之喪，國士之哭，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死，死誰則哀？哀在哲人，匪婚姻懷。念公公自養，後已先人，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雛墮地，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糠粃紛華，沒反其真，孰爲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里，勉之使行。一官所撓，莫不親偃，有變其筭，公外孫女。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婿孤子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留守、修撰、侍郎七丈人杜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雜於物而不變，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君，移家於爲治。賢勞記於先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士，戚之如兄弟。而堂堂去此，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我先君，與公元昆，義均同產，人靡間言。施及諸穉，申以世婚。兩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爲知己。我始筮仕，教授北京，公爲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于卿，自謂內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衢接屋，十歲於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歲，匪其志同，于公敢輩！公于學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自爲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竟死爲藩。嗚呼哀哉！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李，後有曾、王，粵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不孝，獲罪于天，奉親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弔我，五書並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如何聖室，泣血未殞，斬焉縗絰，承公凶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己，雖其知者，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山立，英

姿傑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喜我文，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禮等以祥符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得安，將遷柩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之訓爲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思爲重，雜然相恕，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乃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躐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環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粵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僂，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纍纍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之昔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夷，千里爲輕。顧慚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祇增其醜。士報知己，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憖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墳。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

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祭左承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承梁公十四丈之靈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秘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行，羣邪睨消。德高來讒，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之痛。自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爲之，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旆歸。埋光百年，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五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二八。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

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簀，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櫓聖門，跼韓躡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竄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躡阜踰堆。竭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乃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乃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冥頑，汔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秋訃至，沉痛剝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雞肋集》卷六一。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廉平爲吏，自昔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遭迴千里，偶公倦遊，亦歸卧里。斬然在疚，閉戶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洩，爲公一語，不知何爲，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並年。爲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爲僚，橫經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雞肋集》卷六一。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沒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

此，行將解去。顧其疏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爲權臣所憎，陷以朋黨，于歲己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他。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盼蠻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革屨。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絢縹緲，俟我歸日，答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蘄他時，爲記若贊，叙之本末，警彼聾頑。名非淫訛，靈實烜赫。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五三。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爲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祿，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沉諸河，敬告祭於河伯之神曰：蒲之爲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郭。於此爲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乃潦集梁絕，往來者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之，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飲食百世。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爲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柩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窀穸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雞肋集》卷六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乃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全宋文卷二七四九

晁補之 三九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庠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續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雞肋集》卷六一。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猪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爲齊民，乃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閨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慚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芘其孥。雖曰五畝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鑑助茲。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之。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惟神猶知之。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于神。神惠聽之，假方仗土，俾冽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

郊垌改宅邑廛，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雞肋集》卷六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食之奠，致祭于縣牛驢街東西地內無主骸骨之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糅，亦各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況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即爽塏，我非不恩。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圃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爲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

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爲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秘閣校理、通判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于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閭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校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似娣。吾親顧語：「惟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聯驂並室，笑語宴衍。入拜夫人，謝卧疾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于宮，從其君子。恩封大郡，

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爲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疫，吏何以爲吏？民何以爲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爲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灑之。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覲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墮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雞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窀穸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塋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雞肋集》卷六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爲國威重。

宜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褒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闕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平，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爲萬世圖。方冬沍陰，公對延和，帝指公言，天意儆予。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去懷，黃霸、寇恂。蕭公在

外，雅意王室，匪身詘信，惟道枉直。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爲名，耆老益光。二聖當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汹汹憂，裹糧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席，竢忠與勳，謂公帝圖，公訃奄聞。兩宮悼驚，悲逮庶氓，況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顏接語，周旋昔時，咨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輶，送公還里，壽貴有聞，公于何悔？尚饗！《雞肋集》卷六一。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爲正命，認地水火風爲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況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慚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緡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爲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雞肋集》卷七〇。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二〕

伏以修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修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迅，具第三次，爲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爲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興慈閔，普爲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雞肋集》卷七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

〔二〕則和尚：《播芳大全》作「明老」。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二〕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采薪而聳聞。蓋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

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喻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而卧薪者喧於床帷。況此小邦，魔彊法弱，賴睹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雞肋集》卷七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

〔二〕則和尚：《播芳大全》作「覺老」。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心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乘，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爲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第三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爲佛說。諸秘文之略出，衆聖號之具存。肅恭僧儀，烜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盃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暫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塵化俗，遊戲自在，變化無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覲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募清信侶，建長簷及深廡，闕異相與奇容。平地起山，凡

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無量。《雞肋集》卷七〇。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九。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而常歉。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敕天龍之休燕，賜田畝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雞肋集》卷七〇。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潁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產歿，已當爲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陀儀，頽粉澤屏葦，見請於親，冀他日爲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婿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

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爲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爲泡爲沫，爲無量腥臊聚；爲苦爲惱，爲百一疾病纏。爲火宅已燒，爲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宜厭患出離而反欣喜〔二〕，控搏乃清淨〔三〕。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禱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虻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爲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瞽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乘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陀耶。《雞肋集》卷七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二五。

〔二〕宜：原作「疑」，據光本、涵本、《播芳大全》改。《播芳大全》無「出離」二字。

〔三〕此句疑有脫文。

鵝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爲。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況鵝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雞肋集》卷七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七，康熙《西江志》卷一九九，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八，同治《鉛山縣志》卷二六。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皆由流轉

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國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他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棒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算，永洽純熙；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倒之至。《雞肋集》卷七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七。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但救沉流，聊加警策。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況普光淮上之靜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蓋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剎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雞肋集》卷七〇。

祝皇帝聖壽疏 一

真乘演法，常開最上之因；寶藏繙文，能起無邊之福。敢助虔於覺力，庶增祉於皇圖。皇帝陛下伏願如日之升，如山之固，永享諸天之廕，長居北海之尊。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皇帝聖壽疏 二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大千之妙利。竊慕華封之祝，虔依皇覺之文。皇帝伏願慧日普照，禪天畢覆，永固南山之壽，長居北極之尊。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皇帝聖壽疏 三

后作民之父母，咸賴昌期；臣視君如腹心，敢忘報上！恭依慧力，仍仰真筌。遡魏闕以馳神，效華封而申祝。伏願皇帝陛下離明久照，乾健常行。益眷命於聖神，九州共貫；永在躬之曆數，萬壽無

疆。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太皇太后壽疏 一

玉相現前，運能仁於普界；金文演義，導真諦於群迷。敢崇輯於妙因，庶助緣於遐曆。太皇太后伏願如慈雲之靡不覆，如慧燭之靡不輝，常居長樂之尊，永侈太任之德。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太皇太后壽疏 二

寶覺現前，示能仁之慧力；金輪密藏，宣真諦之密音。恭憑最上之緣，仰薦延鴻之算。太皇太后伏願慈如雲之永蔭，福如地之無疆。長居慈闈之尊，日致聖孫之養。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皇太后壽疏

佛趣導迷，慧力周於法界；母儀正位，陰教及於涵生。虔於蓮界之祠，大啓海輪之藏，庶崇勝果，仰薦慈仁。皇太后伏願壽若靈山之高，德如厚地之固，常親承於帝養，永同祚於邦國。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祝皇后壽疏

演祇園之教，悟夙智於本來；繙貝葉之文，資善音而普覺。虔依梵界，祈右皇圖。皇后伏願北極齊尊，諸天密護，流景光而配日，崇厚德以儀坤。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師相生日功德疏

元輔挺生，應五百年之間世；真皇調御，懋一千歲之昌期。仰假道勳，上崇鈞算。與山河而共固，配箕翼以長存。庶使生靈，永有依賴，恭惟大道證明。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一。

張徽猷生日功德疏

桑弧綯采，顯逢申伯之生；貝葉摘華，丕贊魯侯之壽。恭惟知府徽猷爲仁由己，以道得民。名在西清，本弈世公侯之閥閱；政成南國，皆傳家詩禮之典刑。侯適素秋，祥開黃髮。王臣一節，永扶有道之朝；佛氏三乘，彌介無邊之福。紺容易格，丹悃難窮。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楊殿前生日功德疏

洪爐老火，陶上將之精神；遙闕高真，輔吉人之祿算。式逢誕日，恭集道流，啓秘典於瑤函，祝遐齡於金籙。恢恢至教，能廣慶於人天；業業高勳，庶永齊於箕翼。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張知省生日功德疏

金風玉露，陶成物表之精神；象軸瑯函，密贊人間之壽考。至誠所感，純嘏是臻，既殫肺腑於彤庭，宜益年齡於丹籍。柏觴薦處，映南極以增輝；檀篆浮時，拱北辰而共永。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代僧爲丞相生日設齋功德疏

去麟閣之儀容，既勤繪事；演鷲峰之古義，用集殊因。恭維某人道貫天人，學超今古。開物成務，效己克彰；尊主庇民，功無與二。當泳游於覺海，力衛護於正乘。惟大悲之道場，實成都之福地，向緣睠奏，遂得賜名。某久以焚修，親被恩澤，絲綸降寵，香火增輝。是用嚴金碧於層樓，炳丹青於粉堵，歸依寧替，瞻仰無窮。伏願密契真筌，普薰妙善。體胖心廣，類廣成子之不衰；名遂功成，似魯僖公之難老。坐陪熙運，永贊皇猷。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以上晁補之文，除單獨署名者外，皆關立勛、關鑑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五〇

張 耒 一

張耒（一〇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今屬江蘇淮安）人。少即穎異能文，後得蘇軾兄弟愛重，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熙寧六年中進士，任臨淮主簿等職。元祐初以太學錄召試館職，歷任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落職，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即位，歷知充、潁、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並因爲蘇軾舉哀行服，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著有《宛丘集》七十卷（存）、《治風方》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一七，《宋史》卷四四四本傳，邵祖壽《張文潛先生年譜》。

張耒詩文始結集于南宋紹興間，有多種版本。歷明清兩代，屢經鈔刻。本書所收張耒文以民國十八年田毓璠刊本《柯山集》爲底本。主要參校本有：明小草齋鈔本《宛丘先生文集》（簡稱草齋本），嘉靖間郝梁刻本《張文潛文集》（簡稱郝本），清康熙間呂無隱鈔本《宛丘先生集》（簡稱呂本），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張右史文集》（簡稱叢刊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柯山集》（簡稱四庫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柯

山集》（簡稱殿本），明崇禎新安胡氏刻《蘇門六君子文粹·宛丘文粹》等。另輯得佚文四篇，重編爲二十二卷。

大禮慶成賦

惟宋六世皇帝踐阼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襲裕，增高累厚，以對於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于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慎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于是議者曰：「先王齋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恭惟國家合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蕩大鹵（一），以一九有，定天下于一尊。真宗熙洽富盛，符瑞委積。南牧之旅，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勤指顧（二），孽獠猾羌，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哉！」于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電之修竿兮，颺彗星

之飛旂。太乙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游。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涌，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于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透透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汹汹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旂洪頤翕赫欬霍兮〔三〕，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鷺鶩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天威、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欃槍〔四〕。執飛廉圉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于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燦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于兩觀，句陳錯施于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視而曳。疑神變之欬成兮，湧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薨鬬桷，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于斲漫，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霆之蹕既震，汹壑之聲咸寂。敞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五〕。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讐鬼愕。望舒騰精以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莊肅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

掩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陽，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稷衡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烟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效濡。于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效技呈才，千鐘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在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鑑之，戡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柯山集》卷一。又見《皇朝文鑑》卷八，《古賦辨體》卷八，《淮郡文獻志》卷一〇。

〔二〕大鹵：原作「大漠」，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皇朝文鑑》改。按《左傳》昭公元年六月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太）原」，《穀梁傳》：「中國曰大（太）原，夷狄曰大鹵。」是「大鹵」即「太原」。此賦「震蕩大鹵」指太宗滅北漢。清人以「鹵」與「虜」同音而改爲「大漠」，今正。

〔三〕勤：原作「動」，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改。

〔三〕洪頤：原作「洪順」，據草齋本、呂本改。按洪頤，旌名，見揚雄《甘泉賦》。

〔四〕滅：原作「威」，據草齋本、呂本、《皇朝文鑑》改。

〔五〕端而虛儼而一：原作「端儼而虛一」，文意則同而文勢不順，今據草齋本、呂本、《皇朝文鑑》改。

游東湖賦

紛不知吾之所如今，獨漫漫而若狂。乘醉飽之餘力兮，遂陟巘而緣岡。惟大冬之栗烈兮，莽川澤之茫茫。農功休乎場圃兮，平陸散夫牛羊。憫大木之百圍兮，慘赤立而無裳。鸛鶴羣鳴而下上兮，雜篁竹之青黃。忽平陸之既窮兮，漸積水之汪洋。曰是爲齊安之東湖兮，右派合乎濤江。荒灣寂寥而葭葦兮，懸疏罾于夕陽。爲舉網而無獲兮，嘉魚逝而洋洋。弔村落之柴荆兮，哀淮夷之陋荒。呼徒侶而還歸兮，陰風振而塵颺。畏星昴之將中兮，冒玄夜之飛霜。顧謂童子，汝其賦詩。爰有小子，褒然致辭。歌曰：「歲窮木落兮大澤空，雁宵征兮天北風。曷不飲酒兮御玄冬？歸來歸來兮樂未終。」余曰：「汝歌置之。」乃歌曰：「臨山川兮懷故鄉，歲窮陰兮晝不暘。升高堂兮潔余樽，耿余思兮古之人。」《柯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七。

問雙棠賦 有序

雙棠者，予寓陳僧舍，堂下手植兩海棠也。始余以丙子秋寓居宛丘南門靈通禪刹之西堂。是歲季冬，手植兩海棠于堂下。至丁丑之春，時澤屢至，棠茂悅也。仲春，且華矣，余約常所與飲者，且致美酒，將一醉于樹間。是月六日，予被謫書，治行之黃州。俗事紛然，余亦遷居，因不復省花。到黃且周歲矣，寺僧書來，言花自如也。余因思茲棠之所植，去余寢無十步，欲與鄰里親戚一飲而樂之，宜可必得無難也，然垂至而失之，事之不可知如此。今去棠且千里，又身在罪籍，其行止未能自期，其于棠未遽得見也。然均于不可知，則亦安知此花不忽然在吾目前乎？因賦《問棠》以自廣云。

寓舍之壤，既膏且腴。手植兩棠，于堂之隅。風來自東，冰雪融液。興視吾棠，既葩而澤。乃沾我酒，又命我人，期一醉于樹間，聊快酬于芳春。夾鐘之初，謫書在門。陸走千里，止于江濱。天星一周，穆然舊春，想見吾棠，粲然含姿。俯睨舊堂，今居者誰？婉如怨而有待，淡無言其若思。嗟乎！始種自我，其享將獲，盈我旨酒，會我賓客，一酌未舉，俯仰而失。事至而驚，其初孰測？惟得與失，相尋無極。則亦安知夫此棠，不忽然一日復在余側也？且夫棠得其居，愈久愈敷，無有斧斤斲傷之虞。我行世間，浮雲飛蓬，惟所使之，何有南東？夫以不移，俟彼靡常，久近衡從，其志必償。

歌以訊之，用著不忘。《柯山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九九，《歷代賦彙》卷一二五。

柯山賦

入東門而右回兮，原迤靡以相屬。拔磅礴以隆起兮，是爲柯山之麓。其上蕭森而晝靄兮，冠萬竿之修竹。下礲确而堅密兮，拱高林與喬木。散雞犬于危陬兮，雜茅茨與夏屋。通樵牧之蹊逕兮，路縱橫而斷續。撮土石列，暗竇谷虛。鳴鳥上下，伏獸號呼。俯江流之蕩潏，招列山之蟠紆。林巒作態而蔽虧兮，風雲效技而卷舒。固可以開闔陰陽于一氣，寅餞日月于天衢。爰有窮人，癯然無歸。曠四海無所投其足兮，后帝命我于山之隈。庇茅蓬之數椽兮，撫枵腹而常飢。時醉飽而自得兮，亦杖履而遨嬉。逾山而東，席門草藩。爰有君子，于茲考槃。自種自食，鄰里莫干。圖書滿家，兒稚飢寒。相見輒喜，有時不冠。寄萬事于一笑兮，不知食糲而衣單〔二〕。吾不加物以一毫兮，亦莫受人之燠寒。悟紛華之多虞兮，幸寂寞之至安。飲我薄酒歡有餘，啜我豆羹甘而腴，隱几而休讀我書。乃曳杖歌曰：升柯之巔，明遠眺兮。築柯之庵〔三〕，可以老兮。終古不忒，天之道兮。于于而行，無喪吾寶兮。《柯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一，《淮安藝文志》卷二。

〔二〕知：原作「如」，據草齋本、叢刊本、四庫本、呂抄本改。

〔三〕庵：原作「崦」，據傅增湘校本及文義改。

卯飲賦

張子晨起，落然四壁，千林霜曉，四顧寒寂。先生惘然而不自得，顧視壁間，若有物焉。短脰魁腹兮，長喙旁啄，而椎髻上直也。雖未知其何祥，而津津然有喜色矣。于是童子趨而進曰：「是有客曰麴生者，願奉先生于頃刻。」先生欣然，三揖而進之。蓋其氣盎盎，冽而浮兮；其聲瀏瀏，和而幽兮；其質醇醇，毅以柔兮。先生曰：「甚矣！予之不敏也，今日乃知從子之遊。」于是體之栗然寒者溫，心之鬱然結者散，已大忘于寒暑，尚何有于夜旦？揖麴生而告之曰：「吾將旦旦與君周旋，既導君以良辰，又餞君以芳鮮，而可乎？」麴生對曰：「斥子之泉，吾泉出兮；枵吾之腹，君腹實兮。陋彼昏之獻嘲，何啻富子于一日？」《柯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〇。

鳴雞賦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久，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峨峨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

蒼，風霰宵凝。黯幽窗之沈沈，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離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間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戶皆作，車驅馬行。先生杖履而出，觀大明之東生。《柯山集》卷一。又見《皇朝文鑑》卷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五，《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六，《山堂肆考》卷二一六。

暑雨賦

提九山于空虛，忽並擊而俱裂。壅百川于河漢，乃防隕而一決。哀下土之微生，何足供夫摧折。方朱鳥之宵中，歲仲夏兮大熱。雖熒炎之一快，俄鬱蒸之莫洩。叢百指于環堵，顧杖屨之安設。委熏風于九旬，淫疾苦于百節。付六鑿于渾沌，獨天游而神悅。忽翛然而輕舉，固已窺寒門而蹈冰雪。攬北斗而酌天酒，覲上帝于玄闕。聊逍遙兮窮年，俯故居兮螳埳。《柯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蘆藩賦

張子被謫，客居齊安。陋屋數椽，織蘆爲藩。疏弱陋拙，不能苟完。晝風雨之不禦，夜穿窬之易干。上雞栖之蕭瑟，下狗竇之空寬。先生家貧，一裘度寒，曾肱篋之不卹，何藩籬之足言？鼓鐘于

宮，聲出于垣，中空然而無有，徒望意而輒還。故吾守此敗廬，其固比夫河山。若夫朝暘不出，微霰既零，聲如跳珠，淅淅可聽。及夫衡門暮掩，烏雀就棲，挂荒山之落景，絡衰蔓之離離。其下榛草，樵蘇往來，螻蚓出入，羊牛覘窺。先生蹇然杖藜過之，瞻顧四隅，憫然歌之曰：公宮侯第，兼瓦連薨，紫垣玉府，十仞塗青。何嘗知淮夷之陋俗，窮年卒歲乎柴荆也哉！《柯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三。

燔薪賦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闌，爐炭已灰。先生瑟縮，淒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偕來。童子抱薪而來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燠，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乃外槁而中空。惟利簇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後燃，既羣枯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于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赤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獸材攫搏，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溫于狐貉之前。原注：今供上方炭，率斲成琴材、胡桃文、鶉鴿色。《柯山集》卷

一。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五，《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八。

杞菊賦

有序

予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漣水，漣水令盛僑以蘇子瞻先生《後杞菊賦》示予。予不達世事，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親老矣，家苦貧，冀斗升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困于往來奔走之費，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歎嗟，自以爲無聊，既讀《後杞菊賦》而後洞然。如先生者猶如是，則予而後可以無歎也。

有蓬四垣，張子居官。童子晨謁，有駒在門。張子迎客，平生故人。予致其勤，餽客以殮。擷露菊之清英，翦霜杞之芳根。芬敷滿前，無有馨羶。客愠而作，謂余曷然？張子始歎，終笑以言：「陋雖爾棄，分則余安。子聞之乎？膠西先生，爲世達者，文章行義，遍滿天下。出守膠西，曾是不飽。先生不愠，賦以自笑。先生哲人，太守尊官，食若不厭，況於余焉！不稱是懼，敢謀其他？請卒予說，子無我嗟。冥冥之中，實有神物，主司下人，不問毫髮。夫德不稱享者殃，勞不稱費者罰。予身甚微，余事甚賤，聊逍遙于枯槁，庶自遠于人患。」客謝而食，如膏如飴。茲山林之所樂，予與爾其安之。《柯山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八三，《歷代賦彙》卷一〇〇。

涉淮賦

涉清淮之浩蕩兮，聊以豁吾之幽憂。轉峽石而下泛兮，觀波濤之複流。何佛廟之巍峨兮，隱于兩山之幽。眺東崖之飛閣兮，納萬里之清秋。昔淮人之倔强兮，恃江左而不賓。方中原之多故兮，遂竊帝而稱鄰。遭世宗之勃興兮，乘累聖之威神。盡疾馳而奉命兮，戈一揮而遂臣。始盤桓于壽春兮，蓋嘗挫而益振。驅貔虎于順流兮，臨長江之廣津。馳千里之玉帛兮，擁百萬之精軍。計其一時之氣兮，固叱咤而風雲。嗟百年之幾時兮，山川儼其如新。忽人事之幾變兮，撫墟廟而湮淪。訪遺事于樵夫野人之談說，指餘迹于荒城故壘之荆榛。徒見夫雲悠悠而朝出，水漠漠而東流，飛沙鷗于晴渚，聽夜櫓于行舟。彼時豪盛此日廢，昔人功業今人愁。嗟夫！旦之心，暮不可求；前之迹，後不可再。胡爲寂寂之前古，乃以興亡而感慨。雖物至盛者，其存也宜久；勢極大者，其亡也可驚。方登臨而遠想，豈獨予兮忘情！《柯山集》卷一。又見《淮安藝文志》卷二。

後涉淮賦

有序

甲寅之秋，自正陽涉淮，作《涉淮賦》。既至泗之臨淮，邑之東南皆淮也。朝游夕濟，凡淮

之驚畏風濤之變，無不歷之矣。今秋又以事之東海，至漣水，入漣河。舟人告予曰：「淮水自是入海矣。」予生二十有二年，吳、楚、秦、蜀之國，來往殆遍。竊悲其跡之不常，作《後涉淮賦》以自廣云。

浩淮流之湯湯兮，蕩余舟以沿洄。嗟我居之不常兮，未期歲而再來。始進棹于正陽兮，睨下蔡之窮城。界陳許之北壤兮，望荆塗之兩山。緬川原之迴複兮，思禹功而慨然。爰係舟于徐邑兮，浸淮隅之兩壩。駕長帆于朝風兮，凌星河于夜湍。豈所覽之未周兮，恨未窮其本源。忽行役而南去兮，稅吾楫于清漣。指溟渤于西北兮，曰此淮流之所還。彼百川之歸海兮，吾固知其必然。惟循源而極末兮，哀予迹之未安。當天時之晚秋兮，風露慘其既至。山峭峭而瘦出兮，水紺潔而無滓。曳孤輪而忽驚兮，出游鱸于短葦。白鷺飛而下來兮，翩如避世之君子。酒芳香而盈盃兮，吾陶陶而日醉。方頽然而遺形兮，孰卑高而賤貴？彼貴者樂其府兮，富者懷其資。無二者之累予兮，何羈游之足悲？窮天下之奇觀兮，極覆載之所藏。膏吾車而勿反兮，畢吾世而徜徉。《柯山集》卷一。又見《淮安藝文志》卷二。

雨望賦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霽霈。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

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所能爲，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于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柯山集》卷一。又見《皇朝文鑑》卷八，《齊東野語》卷一〇，《歷代賦彙》卷八。

暮秋賦

嗟予志之莫就兮，哀天時之不予謀。歲冉冉以將暮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昔吾之既有知兮，獨信道而不顧。鞭吾駒之不戒兮，眇一世而獨驚。儼章甫以自好兮，安知越人之異容？恃所持之不欺兮，謂彼此之情同。夫何事物之多故兮，因少愚而老智。彼善惡豈有常兮，固繫夫一世之賤貴。或指礫以爲玉兮，人皆知其不然。衆既訛而莫返兮，事隨信而名遷。僞言實于衆舌兮，至寶賤于獨知。正無助者必危兮，惡乘朋而或濟。決大河而東奔兮，挽予舟而上溯。嗟爾楫之幾何兮，蛟龍鬱其方怒。外既揆而內度兮，考舊好之同異。韜九襲以深藏兮，固可死而不可試。卷杜蘅之幽佩兮，苞芳蘭之翠衣。畏久畜之不揚兮，時竊陳以爲戲。怨所資之不售兮，非達人之宏規。彼廢興之有命兮，何憂樂之足係？奏吾琴之憤怨兮，酌吾酒之冽清。攬芳桂與秋菊兮，聊以駐吾之頽齡。吾又將之夫深山兮，遂絕世而遠去。身九浴而後衣兮，齒三滌而後咀〔一〕。納冰霜于胸中兮，蕩焦膈之宿污。求仙人之奇術兮，

與彭咸乎爲伍。彼君子之蹈常兮，曷急世之有知？聊逍遙以卒歲兮，樂天命而不疑。《柯山集》卷一。
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

〔一〕咀：原作「阻」，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殿本、四庫本改。

超然臺賦

有序 原注：蘇子瞻守密，作臺于圃，名以「超然」，命諸公賦之。予在東海，

子瞻令貢父來命。

或有疑于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豈不以爲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自以爲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彼方自以爲超然而樂之，則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客應之曰：「吾豈以子之言非耶？吾方有所較，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予視世之賤丈夫方奔走勞役，守塵壤，握垢穢，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絕去，芥視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耶？今夫世之富人，日玩其金玉而樂之，是未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真能富矣。夫惟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將何所忘耶！子以爲將忘超然爲真超然，則其初必有樂乎超然而後忘可能也。子以爲樂夫世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能至

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岌峨兮，曠四顧而無窮；環羣山于左右兮，瞰大海于其東。棄塵壤之喧卑兮，揖天半之清風，身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鵠與翔鴻。莽丘原之茫茫兮，弔韓侯之武功；提千乘之富强兮，憑百勝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哀墟廟之榛蓬。有物必歸于盡兮，吾知此臺之何恃？惟廢興之相召兮，要以必毀而後止。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存之幾何？聊徼樂于吾世兮，又安知夫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兮，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此其所以爲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存物我于其間。」客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惡。世方奔走于物外兮，蓋或至死而不顧。眇如醯雞之舞甕兮，又似乎青蠅之集污。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守而不能去。較此樂于超然兮，謂孰賢而孰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以直至兮，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兮，果不能造至樂之淵乎？」《柯山集》卷二。又

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一四，《歷代賦彙》卷八一。

鳴蛙賦

有序

予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鳴聲不絕，夜爲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予藥一丸，蛙無遺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于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懼而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噉而嘔，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于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予得盡殺。」予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己厚蛙薄。參通彼己，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于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意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于是此蛙，斂吻收足，尪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興衰迭乘。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柯山集》卷二。又見《皇朝文鑑》卷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〇，《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五〇，《山堂肆考》卷一二九。

齋居賦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剥，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于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于行爲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于是屏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無刑，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爲徒。絕嗜窒欲，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弗親。沖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于侵陵，有如微陽。則洗心滌慮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柯山集》卷二。又見《皇朝文鑑》卷八，《楚紀》卷五三，《歷代賦彙》卷六九。

全宋文卷二七五一

張 耒 二

蜘蛛賦

魚游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于墻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以養，而無益于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柯山集》卷二。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四，《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五〇，《淵鑑類函》卷四四九。

得友賦 答子邕

予趨世之僻迂，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直前，嘗媒仇而賈憎。惟物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甘默默以退藏，包薄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遊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惟夫

子之好修，昔固聞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握未暖而心傾。發鍵鑰而不疑，奏金石之鏗鏘。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驅昔愆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歡愉，實未得乎平生。惟清洛之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士于古初，亦窮微而造精。投明珠之的歷，報美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兢兢。雖所歷之萬殊，願勿疾兮茲誠。《柯山集》卷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一六。

懷知賦

嗟予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空羣嘲而衆侮，獨子子其從誰？嗟若人之好修，外洵直而中奇。挈予手而指津，謂予車之不迷。遵常度以夷行，正六轡而安馳。嗟終日而無禽，曰固然而易疑？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于矩規。振高言于皇極，流餘麗于奇辭。沃道德以相酬，心厭滿而忘飢。愛日月而畏別，卒悠遠而多懷。跂予望兮莫瞻，將駕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艱，頓我馬以嗟咨。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江湖以浮舟，蛟龍鬱其揚鬣。路幽迴而莫通，心鬱塞而增悲。贈瓊瑤以致情，恐所託之吾欺。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倘一遇而見明，蓋至樂之無儷。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苟我心之不察，雖親愛而何恃？故烈士之報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

而忘私。風蕭蕭以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兮夕涼，庭木颯其先衰。羈我馬于東周，蓋三歲其于茲。老駸駸而來逼，心鬱鬱而不夷。顧所樂之莫從，託宵寐兮庶幾。酌尊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柯山集》卷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九，《歷代賦彙》外集卷三。

遣憂賦

居子子以無與兮，出莫知其所之。獨端居以終日兮，耿默默以長思。古之人不可得而見兮，存者滅略之遺辭。顧一世之異情兮，予誰者其從之？惟我生之拙迂兮，嗟所慕之名奇。挹廉清之遺風兮，曰吾其進難而退易。百驅不加于跬步兮，却轡疾返而莫追。踐斯言之不欺兮，庶吾心之無愧。日月忽其遷流兮，老忽忽而既來。惟所蹈之日迷兮，撫前心而自非。欲改故而圖新兮，從靈龜而問疑。兆改橫而上從兮，史爲予而告辭：「橫爲室而善處兮，上從直達其無巇。豈外拘而中泰兮，或者既塞而將遂。保爾守而無變兮，神明于汝其遺之？」相利害而爲術兮，彼鄉人其猶恥。美靈龜之告繇兮，得我心之所止。彼躑躑其焉往，聊安安以自恃。歲冉冉以將老兮，草木颯其變衰。玄蟬號乎高柳兮，溢菡萏于清池。宵蟲悲鳴以相語兮，朔雨振迅而南窺。嗟吾客于東周兮，周天星之三移。寫我憂以命駕兮，憑高明以遠視。覽平田以芒泱兮，瞰清洛之東駛。山重複而南積兮，萬嶺矗矗以鱗次。微雲霏霽以忽布兮，孤翼滅沒而高逝。熊耳高高而西峙兮，女几奮涌而南危。東平川于兩間兮，散佃漁于平

地。雞犬密其相聞兮，溝塍布而如棋。牛羊閒以就牧兮，烏鳥號呼以羣嬉。登故國之餘墟兮，望遺宮之頽基。傷者來世而無窮兮，樂者昔人其既止。惟達觀其超忽兮，等廢興于一視。考物變以自樂兮，遺餘情于酒醴。大人無即而非樂兮，淺夫係物以自治。彼方窘我以局促兮，我則顧步而廣肆。制憂樂于在彼兮，夫何貴乎明智？忘吾憂以洋洋兮，將以語夫君子。《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五。

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詰不可〔二〕，逼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皇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違衆者常孑孑其無與，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爲至巧者，必無顧于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于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柯山集》卷二。又見《皇朝文鑑》卷八，《歷代賦彙》外集卷一六。

〔一〕詰：草齋本、呂本、叢刊本、《皇朝文鑑》並作「語」。

石菖蒲賦 有序

歲十月，冰霜大寒，吾庭之植物無不悴者。爰有瓦缶，貯水斗許，間以小石，有草鬱然。俯窺其根，與石相結絡。其生意暢遂，顏色茂好，若夏雨解籜之竹，春田時澤之苗。問其名，曰：「是爲石菖蒲也。」考諸《本草》，則所謂養性上藥，仙聖之已試者也。因賦之云。

歲寒風霜，水落石潔。大木百圍，僵仆摧折。有草于此，寸根九節。曾是莫傷，葦然茂悅。若處廣深、隱奧密，而不知戶牖之外平地尺雪也。將糜而餌之，私其益于我躬，則不幾于奪也？曷若致之吾前，儀之以自修兮，庶乎比德之琚玦也。《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九。

病暑賦

皇昌運之元祀兮，予出守乎清潁之區。背國門而南驚兮，弭楫乎太昊之墟。方炎夏之隆赫兮，閔時澤之不濡。魃乘時而行虐兮，盜威烈乎暘烏。駕畢方而驟熒惑兮，回祿爲其前驅。燼所及于一燎兮，何有瓦石與璠璣？豐隆致其微陰兮，飛廉蕩覆而無餘。野瞳瞳而揚塵兮，何蕭艾之芬敷。應龍矯

首于下澤兮，僅自免于槁枯。鳥呀咻而忘飛兮，獸逃穴而深居。嗟人胡獨不能兮，無乃欲息而被驅。昔蘄山之秋筠兮，因冰卷而玉舒，效功能于么麼兮，曾何足以寧吾軀？飽風而爲蜩兮，又欲泳水而爲魚。出寒泉于深井兮，竭筋力于輓轡。不計腹之所受兮，尚問山翦麴麥之有無。亂曰：陰陽循環，靡窮極兮。時至而變，有常則兮。融液金鐵，爍山石兮。謹視其報，在朔易兮。玄陰大冬，冰雪積兮。無畏其機，備其極兮。補完裘褐，戒紡績兮。保我歲寒，以終吉兮。《柯山集》卷二。又見《古賦辨體》

卷八，《歷代賦彙》卷一一。

喜晴賦

積雨初止，萬境聲乾。星漢昭回，夜客尚寒。晨起載欣，朝暉在門。起往從之，清明肅然。蚓安其穴，蝸不遺涎。還開通于滯濕，失沮洳之墊昏。列缺弭鞭，豐隆偃麾。羲和緩轡而安行，背扶桑而經天街。顧大田之多荒，乃愀然而興哀。聊雷霆之一嬉，遽下土而罹災。詔龍螭使伏蟠，息憤怒之喧噴，曰：「予悔禍于斯人，勞苦雨師以一杯。惠我農師，豈不休哉！」《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南山賦

寄張嘉甫

南山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握珠，刻意魯叟之古經，不習世儒之臆書。我頃見之于宛丘，貌秀皙而眉疏。別去忽兮幾時，面蒼瘠而垂鬚。愛德器之老成，資巧琢于璠璵。問所與之爲誰，亦黃槁之仙癯。禁八馬之超驚，同芻豆于羣鴛。時慷慨而長鳴，恥賤工之附輿。我行世之多艱，三年困兮江湖。幸天恩之放還，過都梁兮躊躇。奉兩月之周旋，越長江之馳驅〔一〕。屢飲我于山間，出翩躚之兩姝。舟師告予以當行，具檣楫于斯須。歲方春而寒驕，犯冰雪于野墟。雲漫漫兮垂天，風飄飄兮切膚〔二〕。釋弊翳于宿莽，妍柳秀于羣枯。泛羽觴之清泠，聊覽物以爲娛。思佳人兮天末，望莫見兮愁予。《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一。

〔一〕江：草齋本、呂本、叢刊本、四庫本並作「淮」，較勝。

〔二〕飄飄：草齋本、呂本、叢刊本作「栗栗」。

秋風賦

張子夕坐于堂之南軒，有風颯然來自西方，感乎人心，異于尋常。初披偃乎草木，亦泛動乎軒窗。張子曰：「是風也，所以成歲而佐陽者乎？」時也，朱火就謝，七月始涼，既導迎于肅殺，又介紹于雪霜。其中人也，萬竅洒然，汗澤爲乾，纖絺魯縞，不勝其單。其加物也，未敗其形，先傷其情；未隕其生，先奪其英。使之嗒然萎者，見于顏色；黎然槁者，動于聲鳴。吾嘗中夜而聽之，淅瀝颼颼，羣動百蟲，怨泣悲吟，動人忡忡者，秋之聲。旦起而望之，清明高潔者，秋之容。于是庶草效實，九穀獻功，既獮于野，又嘗于宗。感天時之不留，念歲律之將窮。張子曰：「吾何爲乎？戒裘褐以備嚴冬而已。」《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七。

南征賦

贈張嘉甫

予文窮而莫諱兮，顧四方其何適？毋寧征于江右兮，毛土膏其可食。抱朝暮之勝氣兮，西山吾以爲宅。風予帆于晝日兮，予朝發于赤壁。標玉壘之下流兮，逝蓬飛于一息。迅沮漳而橫入兮，匯揚瀾于左蠡。寧吾目而無恨兮，濤猛獸以噬鯢。霽光風于木末兮，俟餘波猶未肯平。迷失道而問津兮，

□□□御于朱明。就漁父而陳詞兮，予非湘纍之獨醒。父告予以不治兮，南樵舍而自成。破隴畝而溢流兮，石險很而當道。豈舟人之肅洽兮，艇觸撥而欲倒。繫予車于桑本兮，予猶可以徒行；夷予竈使不得炊兮，予猶可以乞鄰。曰厚土之瀰漫兮，予騷騷無以爲家。雖斯人之可懷兮，鳥猶長鳴以歎嗟。黃蒲田之所播植兮，歲有秋而登場。既狼戾而竭鄰兮，已獨賦乎廩倉。饌上方之玉盤兮，上曰飽斯人之德。歲協洽而蘄兮，味柔嘉予未得食。染予指于鼎兮，豈不同此臭味？使持節于十郡兮，民樂得此父母。顧予懷之倉卒兮，謂一寒之何故。雖解衣推食兮，曰此小惠汝弗德我。我九世之良醫兮，藥神膏而可以破汝腸。賦九言而九頓首兮，度百世而用足。閱一世之風波兮，曰餘皇吾以爲歸宿。《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九。

碧雲賦

蹇臨高而延矚，悵天邊之碧雲。緬不知予何思，情空至今繽紛。懷幽蘭之令姿，方揚靈乎上春。顧來者之非其人，使暴露乎埃塵。我有旨酒，與子殷勤。終闊莫致，實勞我神。白日西馳，去故就新。發采舒光，念當及晨。《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一。

三酌賦

出公門而偃私，酌旨酒于良辰。緬再酌而三酌，恍如對乎佳賓。畏局促之傷懷，聊流暢乎心神。懲荒湏乎無算，悠然合乎禮文。蕩志文史，晤言《詩》、《書》。世醉不足，我醒有餘。頤妙物表，韜精道樞。冥會獨應，誰知我娛？《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一二。

人日飲酒賦

歲後七日，其名曰人。愛此嘉名，酌酒歡欣。豈木行之始和，生庶類而施仁。又曰人者三才之中，將中和之肇布，易嚴殺之餘冬也。乃命婦子，班坐行觴。酌已相祝，壽考無疆。有否必泰，無窮不通。請觀庭下之枯折，霜霰消而敷榮。羽蟲感陽而羣嬉，況乎雲間之飛鴻。于是三酌既醉，喜有所得。安局促而不歎，悟倚伏之無極。《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

吳故城賦

亂吾舟兮大江，夕余濟兮樊口。登武昌之故墟，弔西門之衰柳。出東郊而南眺，訪遺城之培塿。嗟頽墻之迤靡，半已平乎耕耨。雜谿澗而沮洳，稻冉冉而將秀。曰是吳王之故宮兮，昔孫仲謀之所。有。當弊漢之委地，羣兇聚而啄剖。偉紫髯之永圖，獨穴據乎江右。豈無意于雍洛，易虛夸爲善守。觀其作都于武昌，夫何險陋而即安。是爲大江之上流兮，于備敵焉不繁。顧諸將之凡才，豈袁、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兮，事便時利一葦濟乎濤瀾。當是之時，兩觀萬雉，縹闕應門。內擁燕趙之美，外屯貔貅之軍。笙磬鐘鼓之喧闐，旗旆車馬之繽紛。固已包蒙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遺珠與棄玉，顧此遺墟之將圯。于是與客休于祠宮，披樵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固牲酒之不具。與客愀然，三歎而去。

予近讀曹植諸小賦，雖不能續密工緻，悅可人意，而文氣疏俊，風致高遠，有漢賦餘韻。是可矜尚也，因擬之云。《柯山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一。

皇太后謚冊文

《柯山集》卷三一。〔一〕

〔二〕按此文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三三之二〇。據《宋會要輯稿》此卷載，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皇太后向氏薨。十五日，命尚書右丞范純禮撰謚冊文。至四月四日讀謚冊，即此文也。其文字與《柯山集》僅個別字有異，而收入《柯山集》者，或是張耒代范純禮撰。據清末邵祖壽所編《張文潛先生年譜》，建中靖國元年，「徽宗聽政，召爲太常少卿。……正月，欽聖憲肅向太后崩。……春，大雪，先生以禮官奉欽聖喪事，入宿內東門。」則此文極有可能爲張耒撰。然本書據《宋會要》已收入范純禮文，此處刪文存目。

進大禮慶成賦表

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事天治民，虔恭豈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雖太母保育，一遵聖訓，而仁厚之誠，不言而孚。乃者肇見天地，實陛下即位之初郊，內自臣工，外達海宇，於以觀神人感格之際，占信順獲助之驗。前祀二日，陰霰暮集，俄而氛祲廓清，星月明潤。將事之夜，風伏不興，景氣晏溫，圓穹清明，神祇來格，於是乎在。凡執事在列之臣，與夫侍御奔走之隸，喜動乎容，和見乎聲。《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天既順之，備孰甚焉！帝之來格，見於天

時；祭之受福，見於人情。臣幸執筆，待罪太史，實奉祝冊，天威咫尺，親見齋莊粹穆之容，陟降拜俯，誠敬盡兼。臣竊喜太平之必至，多祥之必集，四方之民，受福不疑，姦宄作慝，不禁而息，謹撰成《大禮慶成賦》一篇，隨狀上進。雖不足以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然大馬之愚，庶以自竭。伏惟清閒之燕，略佇覽觀，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一〕。《柯山集》卷三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一〕屏營之至：原無，據呂本補。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備禮，方歲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尚不遺於故老。仰恩榮之優異，循衰瘵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自天，博厚載物。左右景命，已大濟於艱難；保有神孫，既聿躋於齊聖。邦家康靖，邪正昭明。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忤；隆禮備樂，念報本之惟時。當《魚麗》之時，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無恫怨。擁絕禧於二聖，肆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於今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里閭，睹聲名於垂盡之年，受德澤於維新之政，顧餘齡之已幸，矧召節之見臨！是宜策勵造朝，齋明就列。而衰朽之質，登降畏失容之誅；疾病之餘，朝夕有負薪之懼。與其失周士在朝之敬，不若同

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之想；精神未已，心爲魏闕之遊。《柯山集》卷三一。又見《皇朝文鑑》卷七〇，《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四，乾隆《汾州府志》卷一八。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禮行郊廟，方推報本之仁；燕及臣鄰，皆獲增封之錫。恩雖緣於有慶，賞亦惡夫無名。惟是衰殘，尤爲冒昧。伏念臣朴忠一意，際會四朝，超踰等夷，出入將相。洎老休於鄉社，已位極於師垣，何期垂白之餘，復相繼明之運。空心半朽，久自分於不彫；十里已疲，冀時資於辨道。而歲月逝矣，補報缺然，惟知愧懼之無容，夫何恩禮之加厚。肆時大亨，茲謂上儀。方天子致齋莊之嚴，而老臣私宿衛之逸。雖聖朝尚齒，惟所便安，而寵數非常，更爲憂懼，已足矜榮於在位，豈當同衆以疏恩。伏望皇帝陛下時軫睿慈，俯迴神鑑，必欲寬殘年之隕越，莫如裁今日之寵光。耄已及之，雖終知其無補；天其或者，尚假息於餘齡。願止已行，庶無太甚。《柯山集》卷一。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第二表

加地無名，方抱戰兢而莫處；稽天未答，蓋緣誠恪之罔孚。盡而腹心，再干旒宸。臣聞事君盡

禮，而臣獨無趨拜之勤；陳力就列，而臣久涉衰殘之境。兩無一可，雖聖主曲爲之優容，日加三思，顧國士如何而稱報？惟有稍裁其寵數，庶幾未即于顛隲。而恩禮增繁，光華沓至，既紓勤於齋祭，又申錫其土田。高已近危，將必憂於隕越；折而致覆，亦何益於生成？伏望皇帝陛下垂德乾坤，收恩雨露。賞行四海，當酬可勸之功；職備上公，豈憂不及之祿？實思危於居位，非受爵以苟辭。《柯山集》卷二。

謝得請表〔二〕

不能與祭，自憐衰老之無堪；罔俾造朝，更佩恩榮之從欲。內循安便，未免驚慚。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光亨，天仁覆露。牲玉備物，允若神人之和同；禮樂在庭，肅然祖考之來格。祭則受福，天且弗違。臣猥以殘年，莫瞻盛事。雖行不俟駕，在常禮而有誅；而老弗及齋，知異恩之獨厚。第想光華於天漢，竊同歡忭於里閭。《柯山集》卷三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二〕按此題意不明。置于《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之後，似指辭免加恩得請；而究其內容，實爲辭免明堂陪位得請，當移在前辭免陪位表之後。然原集如此，今姑仍之。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明德惟馨，方格神于盛禮；相予肆祀，俄賜召于老臣。衰朽知榮，兢惶靡措。伏惟皇帝陛下嗣隆聖統，躬致太平，翼翼文王之小心，烝烝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加多士之奔走。祇見列聖，哀對昊穹。敝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凡執事豆籩之末，或觀光輿隸之間，足爲至榮，可以無恨。而況臣猥以屏退，尚叨記存，溫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聞舜《韶》而率舞，瞻堯日以傾心。而遲暮之餘，衰疲且久。筋力已消於疾病，纔冀盡年；疏野久放於田間，不足爲禮。當千載之接統，自滯周南；奉半夜之受釐，莫趨宣室。無階策勵，惟劇飛馳。《柯山集》卷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中。

謝太皇太后表〔二〕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育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典。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其偶

爾，尚足矜榮。《柯山集》卷三一。

〔二〕此表《皇朝文鑑》題作《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呂本、叢刊本題作《謝太皇表》。按此置于《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之後，又似代張文定謝太皇太后表。

代范相讓官表

不俟駕行，既已驅馳而至；疇若予采，復膺考慎之求。在明主圖舊之意則深，於愚臣陳力之義則過。伏以二聖求治，歷年於茲。忠厚之澤，足以傳之無窮；仁孝之誠，固已格於上帝。守此成憲，底於太平。加以左右輔弼之臣，盡極老成俊乂之選，何圖次輔之虛位，乃復召臣於守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兼收，至明洞照，察其疲駑之不逮，出於惓惓之無他，意其先之教忠，恐或老而更事，責以來效，用之不疑。上副眷求，敢愛竭盡。而臣伏自深念，固非飾辭，形骸已衰，心力隨耗。雖輔相重任，不欲舍其舊而新圖，然衰疾交攻，豈期老將知而毫及？雖至仁之曲被，顧公議之謂何？豈無巖穴待招之賢，朝廷委質之彥？與之圖國，足以格天。而臣已試之效可知，將老之誠彌切。不能就列，辭敢避於再三；因是得人，功猶期於萬一。《柯山集》卷三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上。

謝宣賜曆日表

在昔哲王，德暨鳥獸魚鼈；肆時治古，曆象日月星辰。既推步以授人時，又協正以觀候度。惟盛朝之稽古，蓋列聖之在民。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仁厚愛物。順帝之則，既先後而不違；使民以時，無困窮之失所。顧茲寒暑之節，實惟衣食之原。以臣職在承流，恩叨頒朔，敢不推風化之有本，躬勸農耕；顧畎畝之無知，孰原帝力！《柯山集》卷三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謝欽恤刑表

歲舉舊章，雖謹有司之職；詔頒列郡，實皆天子之恩。恭以聖人之於物，蓋本好生；哲王之用刑，初非獲已。方天時之炎燠，憫囹圄之係繫，渙發德音，卹及民隱。伏惟皇帝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內修百度，以肅權綱；外推至仁，以惠黎庶。下念狴牢桎梏之苦，必使飲食沐浴以時。君恩及斯，民命何有？臣職當賦政，責在承流。雖未能裨聖代之措刑，必使無訟；而竊慕古人之爲獄，自以不冤。《柯山集》卷三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謝明堂赦書表

伏以宗祀於明堂，既盡寅恭之志；大賚於四海，徧覃在宥之仁。凡出照臨，悉周惠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若日，舜孝格天。法度修明，既聿追於先烈；號令寬厚，已深結于民心。肆時大享於合宮，是謂嚴親之盛節。禮成有慶，既賚予於善人；德及無疆，將陳常於時夏。興哀多罪，罔圉渙然一空；頒錫六師，忠勇爲之十倍。丕冒出日，罔不嚮風。洪惟盛朝，集此熙事。臣職司牧養，責在承宣。敢不撫陛下可封之民，鎮以無事；布陛下維新之惠，期在措刑。《柯山集》卷三一。

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罷管勾明道宮，落職添差監黃州酒稅繫務者。臣已於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訖。伏以矜其多病，祿之仙聖之祠；誅其積愆，斥之筦榷之任。雷霆既震，螻蟻曷逃？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藩牆，妄見稱於流輩。漫蒙寵祿，頗躡等夷，久讎中秘之逸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帷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陵，精神疲耗。一辭螭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疴之便。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啼饑，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固無追於誅夷。惟是齊

安，近在淮右，雖薄加于黜削，乃猶即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顧微生之何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及，盛德好生。謂刑以止邪，用之初非獲已；而罪非極惡，議之必傳惟輕。遂致夙愆，猶逃大戮。臣敢不改心思過，擇地圖新。駑馬已疲，久息鏘鸞之望；秋葵未隕，常傾向日之心。苟一介之有施，終九死而無悔。《柯山集》卷三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黃州安置謝表

准告，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臣已於九月初三日到黃州公參訖。率情而動，蓋緣不學之愚；議罪惟輕，上賴好生之德。伏念臣僻迂陋學，庸瑣散材。頃守汝陰，實名長吏，不能明義以自立，乃敢徇私而致哀。迹涉背公，事非考古。果不逃於正論，猶竊追於嚴誅，尚畀散官，更居善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洞照，博厚有容，論罪必原其情，用法每加之恕，故令螻螳，少緩雷霆。臣敢不祇服上仁，深思往咎，提身以敬，學禮必明。從多士以立朝，莫諧素願；問老農而學稼，誓畢餘生。《柯

辭免起居舍人狀

竊以言動之職，最近清光；儒學之臣，以爲榮選。臣孤貧晚進，駑散薄材，擢自選人，置之大學。復天祿、石渠之職，首預選掄；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功能蔑有，屏退所甘。加以冒昧史官，頗糜歲月，論次故事，徒事簡編，何有賢勞，遽叨獎擢？浸階華近，入侍禁嚴，內循弱植之易搖，實懼多言之可畏。敢傾誠懇，祈止誤恩，免速顛隳，更累樂育。《柯山集》卷三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中。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知穎、相、徐、潤州一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伏以君父之命，當即奉承，尚敢煩言，罪當萬死。臣秉筆史館，入侍禁嚴，漸階寵榮，固願冒昧。然親近清光，而衰瘵敗而支體；論次舊聞，其疾苦耗其心精。常懼尸官，安能稱職？義當自列，敢避重誅。伏念臣自患風痺，今已五年，雖粗支持，而去年冬末，因患瘡疹，毒氣流注支節，脚膝痛痺，甚則屈弱，乘騎拜伏，動憂顛仆。力加調養，或可完安，失今不治，必成沈痼。聖君在上，仁愛兼容，臣下得以言情，

卑賤亦思從欲。伏乞除臣知潁、陝、徐、潤州一次，庶得少就優便，專意藥物，民社可以竭力，俸廩足以紓貧。猶冀疲駑，復備鞭策。《柯山集》卷三一。

知潁州謝表

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全宋文卷二七五二

張 耒 三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盍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一），雖使婦女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耒再拜（二）。《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

《聖宋文選》卷二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六三。

〔一〕理：原脫，據《文粹》補。

〔二〕末再拜：原無，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補。

與魯直書 元豐八年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掩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掩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

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某乃請之以書〔一〕，而復以是望於人，亦少輕矣。惟耒之誠心，其所素信，有過於面見者，故不復自疑。又嘗以謂天下之物，不能遁於至誠之外，顧耒之不才，必未有能使魯直未嘗見而如見之者，然魯直亦安能無動於吾誠乎？魯直以謂如何也？聞魯直於文章無所不能，而獨喜爲詩，耒竊好之，然不足以望餘光，謹錄其詩五十首，亦將以釣魯直之近作。顧投者薄矣，而求者亦重。故於介者之行也，歌《木瓜》三章以送之。漸寒，伏惟校讎之餘，爲道自愛〔二〕。《柯山集》卷四六。

〔一〕自此句「而某」以下至篇末「爲道自愛」，凡一百七十字原脫，據草齋本、呂本補。叢刊本作：「惟以少叙哀誠耳，不敢以爲禮也。初暑，卜孝履如何，願省哭泣，強力自持。」按此二十八字實爲張耒與范元長（范冲）書之文，見本書下卷。

〔二〕此書之後，原尚有與黃魯直另一書，經考，該書實爲張耒與范冲又一簡，亦見本書下卷，此刪。可參見彼處校記。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

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蝌蚪鳥迹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

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擷扯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皇朝文鑑》卷一二〇，《崇古文訣》卷二九，《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卄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

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荼，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獠鯨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自振于貧賤厄窮者，某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陵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

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六三，《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儉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歎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

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途，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丘，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訴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

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暗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歎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土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微倖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作，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而某之賜足矣。干冒台嚴，死罪死罪！《柯山集》卷四六。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歎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亹亹，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柯山集》卷四六。

答杜鋒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

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聖宋文選》卷二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〇。

再答杜鋒書

承諭疊疊，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

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聖宋文選》卷二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與大蘇簡 一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叙年與諸國一概者，考《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數，略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

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與大蘇簡 二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覆致論，姑欲受教耳。《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顏、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諡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柯山集》卷四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七六，《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哥。
《柯山集》卷四六。

全宋文卷二七五三

張 耒 四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邇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微

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術，不可勝紀。其間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淒風泠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二，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四。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

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制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伯，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乏〔二〕，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焉。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

〔二〕乏：原作「之」，據《文粹》、《聖宋文選》改。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一〕，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耻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狹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跖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二〕，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八，《聖宋文選》卷二八。

〔一〕汨：原作「泊」，據殿本改。

〔二〕肯：原脫，據殿本補。

代高圯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耻，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耻。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污辱，若是其不知耻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污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一)，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適，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懷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

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二〕，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聖宋文選》卷二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一〕以謂：原作「謂以」，據《文粹》、《播芳大全》等乙。

〔二〕長：原作「思」，據《聖宋文選》改。《文粹》作「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

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之禮雋不疑〔二〕，蓋嘗竊歎二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聖宋文選》卷二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二九，《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二〕暴勝之：原作「慕勝之」，據《聖宋文選》、《漢書·雋不疑傳》改，姓暴名勝之也。又「之」字原不重，據文意補。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

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說孑然不可以並立〔一〕，各擯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無而無形〔二〕；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三〕。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無乃出於妄意私知〔四〕，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冥矣〔五〕，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蹟〔六〕，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切有得於此〔七〕，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柯山集拾遺》卷一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九，《聖宋文選》卷二八。

〔一〕「說子」原作「謂乎」，「立」原作「亡」，並據《聖宋文選》改。

〔二〕虛無：原脫「無」字，據右引補。

〔三〕主：右引作「滯」。

〔四〕「無」原作「凡」，「妄意私知」原作「忘意私自」，並據右引改。

〔五〕冥：原作「宜」，據右引改。

〔六〕蹟：原作「頤」，據右引改。

〔七〕切：原作「功」，據右引改。

與陳履常書 一

履常足下：去年始獲聞履常名於友人王子立書中，其後頗見履常詩句文章卓偉過人，上配作者。私自疑念，以謂士之所負如此，非久不聞於世者，何其得知名之晚也？及後見子立，始能一一道履常事，乃知賢公卿已有爲履常地者。昨至京師，歷游大人先生間，而後知履常焯焯日久，顧僕獲知晚耳。耒不幸仰食冗官日久，所見大抵市井廝役賤人也，使吾履常之名何自而到？其晚知履常而不得早從游也，理自宜耳，夫又誰怨？譬如竇穴之物，微景入隙，始知將晨，而不知朝陽之光在物久矣。

《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康熙呂無隱抄本。

與陳履常書 二

始王子立爲僕說履常不肯應舉，年過三十爲布衣，囊無副裘，釜無遺粒，履常甘之泰然，如食大烹、被華袞，無一毫悔心。履常能以此勝彼，亦必有謂矣，不然履常豈真好樂貧賤與人異情也哉？在京師時，已略與履常面論此事，頗欲履常稍出應有司之求，似蒙不鄙而受之。夫凡欲履常仕者，豈謂使履常以彼易此也？顧事勢與前日所以不欲者似少異耳。使無失所守而不廢得祿以養其親，是宜履常平日之所欲，不然則是耽守貧賤，與人異情，是於道何所當哉？想既行之矣。《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

與陳履常書 三

僕到陳十日，私幹頗已辦，只俟一見。沈丘家兄遂赴亳，當在暮春之初。自少無所嗜，獨知世間有文字之樂，長年以來謀衣食，逼憂患，耗失過半。今幸得閑官，俸祿可給，朝夕欲屏去百事，復其所志，進其所未能。履常雖奉太夫人於京師，而聞尊兄在側，無乏養之憂。亳去都五驛，亦能爲我一來同樂於寂寞之間耶？昨見京師賢士大夫與履常游者，不啻如獲良金寶玉，顧耒之力，安能奪君而私之也？然於事計履常如何耳。春益暄，千萬自愛。《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

與范十三元長書 一

耒啓：方君護喪北歸，耒時守汝陰，不知其審也。今春到汝，久之乃承嘗經過城中。春末有提舉買木君，亦君族人也，方知襄事於偃師，如聞今已還洛，始辦爲此薄祭，惟以少叙哀誠耳，不敢以爲禮也。初暑，孝履如何？願省哭泣，強力支持。《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

與范十三元長書 二（一）

耒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復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

〔二〕此書又收入《柯山集》卷四六，題爲《與（黃）魯直書》。考書中云「每懷先公平日相與之誠」。按黃庭堅父黃庶卒于嘉祐三年（一〇五八），在世時不可能與張耒相與；即耒與庭堅之相晤亦晚在元豐末、元祐初。故此篇斷非與庭堅書，而應是與范冲書，書中「先公」謂范祖禹也。

代范樞密答陳列書

純仁啓：竊服下風，聞足下之誼甚高，卓然恥與一世同好惡，追古人之迹而力守之，用此與物齟齬，年益高，持益堅，寶其所聞，不肯輕發而試之，若欲以天下之責自任者，足下之所以自尊重，亦可謂至矣。非有天下之盛德，何足以致足下之禮？乃蒙過聽，惠然以書爲賜，禮意甚重，設之不當，豈樂易進善，不擇所與，則將有欺聽聞而進不肖者乎？不然，似非足下之所宜也。純仁聞之，責有輕重，憂有深淺，責重者憂深，責輕者憂淺，各勉其所當爲而施力稱其所受者，天下之常道也。足下居山林，處窮約，晚蒙朝廷之知，斗升之賜未及也。然司馬溫公之薨，足下愁思悲傷，如其骨肉朋友，憂念世故，乃心生民，發於文辭，達之表章，申重反復，三四不厭，乃如朝廷被袞肉食之人。向之所謂天下常道，人猶不能勉而充之，而況能如足下越跌常禮萬萬如此耶？足下之賢，不待親辭色而可知矣。方今主上聖著夙成，耆老在位，神母齊聖，左右景命，四方内外，幽隱必達，敷求逸民，振拔滯屈，以足下之賢與足下之志，豈有久不得所欲者乎？顧某之區區，何力之施能？承諭通進二表，此宜有司自有常法，當不敢妄有所蔽。抑哀詞誠意惻怛，發於深衷，詞氣高古不可窺測，承惠，幸甚。冬寒，伏冀爲道自愛。《宛丘先生文集》卷六七。

與節孝先生書

耒拜上。季春極暄，恭惟仲車教授先生尊體起居萬福。耒向罷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宮。尋便居陳，僅半年餘，叩頗優游。今年閏月初，忽捧告命，謫監黃州酒稅，仍落職。遂出陸，自陳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黃在大江上，風土食物却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山陽人也，真長者，謫官之幸。耒卑體亦頑健，新婦以次各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泰然，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爲如何，有以見教，乃卑誠所願也。耒由參省，伏乞順時保重。《節孝集》卷三二。又見《淮郡文獻志》卷二六。

九華帖

耒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諸更將護。耒賤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耒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柴親侍行，幸爲呼名。門中各計安佳，家婦同伸問。《寶真齋法書贊》卷

謁子允刺字

末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末狀。《游宦紀聞》卷一。（以上三篇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五四

張 末 五

答林學士啓

伏審光膺宸綽，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于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爲一世之所尚。蓋學問爲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士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略等夷，赤尉均稱于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于家庭，經濟冠于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疑竇立解。已登進于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某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當趨風于末坐，乃首贊于長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輝光于貧屋。永爲好也，何日忘

之！《柯山集》卷四七。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七〇，《淮郡文獻志》卷一九。

代人謝及第啓

困瑕疵于指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誓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勞。伏念某受才樗疏，趨世迂闊。拙無他技，幼刻意于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于科級。童子習雕蟲之技，已屢試于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曾再遊于禮部。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几硯已積于埃塵，詩書錯陳于朱墨。人耳人耳，頗羞請鑄之金；時哉時哉，思樂無求之雉。屬大明之繼統，仰衆正之來同，恥窮有道之邦，願列思皇之士。隨衆碌碌，僅乃有成；半世遑遑，所得如此。惟其無似，已合知榮。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治具，收才能于無間，本選舉于至公，刈楚旁及于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五〇。

潤州謝執政啓

比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事，已于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訖。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況修詞蹇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闊

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憲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箠楚者十年，追飢寒於斗祿。仕已成于漫浪，意何有于功名？始誤置于成均，復進升于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縛蒙繆，疾者未嘗遽廢；大宋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沈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柯山集》卷四七。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啓雋類函》卷二九，《淮郡文獻志》卷一九。

賀錢內翰啓

伏承內翰侍讀四丈罷直內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爲職親地要，實儒者之至榮；訓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爲充選。設官雖專于書詔，儲才常用于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太白、樂天之詞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苟擅一長于此，皆爲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當聖主之圖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一），學總百家，才高一世，經守韋、平之學，世登晁、

董之科。無施不長，所治皆最。批竇蹈窾，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于騏驥爲歷塊。隱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論。謀謨黼座，何慚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歎吾家舊物。即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獎，其爲欣快，實倍等倫。歎白髮之侵陵，望青雲于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願。《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五。

〔二〕惟：原作「爲」，據叢刊本、殿本、四庫本改。

宣州謝兩府啓

比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使郡。地未殊于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于困窮，廩祿有繼。雖徼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人，有顏真卿之政事；登高舊賦，稱謝玄暉之文章。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事云宴，幾政多閒，伏乞俯爲華夷，精調寢味。《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嘉慶

《寧國府志》卷二一。

賀錢都尉啓

伏承光膺綸綍，雄領節旌，遠俗知榮，侯藩增重。其爲僚屬，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粵古今典，惟盛朝尚王姬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才。既內奉朝請而爲國華，亦外假風聲而持將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有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朝推令德，世有美名，夙以才猷，膺茲選擇。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王封；簪笏滿門，今爲五世之卿族。聞望卓爾，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亦受靈河之餘潤。優游美望，素欽武子之才豪；留務不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宴，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綏戩穀。《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八。

謝鮑承務啓

伏審光臨民社，寅布教條，德庇所臨，愚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爲難，或由郎而出宰丘民，或歷縣而入官華省。謂將責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于搢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展割雞之利用，略攄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孰本可使無訟；鰥寡未父，有政爲善養人。雖君子

之徽猷，蓋高才之餘事。況復江山清遠，民物阜安，獄訟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竊傾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柯山集》卷四七。

賀廣德知軍啓

伏以星回于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去故而就新。天時于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強敏，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臺彈擊，穀千鈞之弩而發機；山郡剗裁，持屠牛之刀而破蝨。惟其道用，煥然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六。

謝建平知縣啓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通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俯跪之際，感喜交并。伏惟某官文學承家，吏能絕俗，一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于弟兄。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四。

賀太平知州啓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芘，弱植知安。伏惟某官奧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消鎮浮俗。遙想公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爲，出入起居，輕利安穩。某夙懷問道，幸託爲鄰，惟仁人志常在民，自今日請學爲政。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困簡書，有其人甚遠之歎。顧茲傾素，曷罄敷陳。《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一。

上黃州郡守楊懷寶啓

某愚暗觸禁，懵不自知，仁聖至明，罰惟當罪。雖從黜責，尚得依歸。平生京洛之遊，交情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境已侵。豈知投竄之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痾而少衰；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既戒行，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天資拔俗，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劍耿介倚天外；高標絕衆，野鶴昂藏在雞群。擅風流獨步之名，有雍容甚都之觀。左挽繁弱，邁越石之奇；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蓋嘗奉使諸部，固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月，遺愛猶在，陳迹可尋。屈臨方州，實幸遠俗。某去國流浪，多病變衰。流水高

山，知者益寡，附輿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遠竄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春序正暄，更祈保衛。《柯山集》卷四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七。

賀潘奉議致仕啓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于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小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顧瞻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飢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遊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奧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遲于末路，遂高退于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某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柯山集》卷四七。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八代文鈔》第三三冊，《宋四六選》卷一五。

答揚州司法謝薦啓

式懋才猷，顯膺褒薦，過敦謙德，躬贄高文。兢懼靡遑，珍藏爲好。竊以長吏薦士，蓋遵著令之

文；小官求知，將應有司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亦歎于才難。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飭己，道德承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在。青衫手版，共歎棘棲之鸞；命袞貂冠，茲爲鴻漸之翼。既深感愧，又切頌祈。《柯山集》卷四七。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于腹心^{〔二〕}，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

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三〕。《柯山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一，《聖宋文選》卷二九，《皇朝文鑑》卷九二，《崇古文訣》卷三九，《古文奇賞》卷二二。

〔一〕華：原脫，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及《皇朝文鑑》等補。

〔二〕徒：原脫，據叢刊本及《蘇門六君子文粹》、《皇朝文鑑》補。

〔三〕「元祐七年」句：原無，據草齋本、呂本及《皇朝文鑑》補。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

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悒悒。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爲贈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一〕，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二〕。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三〕。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

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四〕，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者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柯山集》卷四〇。又見《皇朝文鑑》卷九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六。

〔一〕虜：原作「敵」，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改。下文「非虜情則不可」、「定武虜衝也」同。

〔二〕驕虜：原作「彼」，據右引諸本改。

〔三〕夷狄：原作「外商」，據右引諸本改。

〔四〕也：原無，據草齋本、郝本、呂本補。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爲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叟叟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訏謨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柯山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蟄、鶉鴉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

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柯山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一，《聖宋文選》卷二九，《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八。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予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氣來降，則百病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爲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爲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辛巳孟冬日序〔一〕。《柯山集》卷四〇。

〔一〕辛巳孟冬日序：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書贈賈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遨嬉；壯而立，蠱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二〕。《柯山集》卷四四。

〔二〕此句下草齋本、呂本並有「某年月日書」五字。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考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書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爲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爲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柯山集》卷四〇。又見《淮安藝文志》卷二。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爲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矣，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柯山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一，《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丙集卷一一，《聖宋文選》卷二九，《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六。

〔一〕秘丞：原作「秘書」，草齋本、呂本及《文粹》並作「秘丞」，又本篇題目亦稱「秘丞」，今據改。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爲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爲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戇既免喪，拜予于宛丘，出其先人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爲序。予知邠老爲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柯山集》卷四〇。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六九。

全宋文卷二七五五

張 耒 六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虜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歌詞〔一〕，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柯山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一，《聖宋文選》卷二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九九，《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一〕歌：原作「澤」，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傯，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園闌，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徼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之歎，尚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爲之序也。《柯山集》卷四〇。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爲道詮，執之則爲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

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鍾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即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揚，門人記爲《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携以示予，求序冠其篇首，勉爲書此，幸無誚焉。譙郡張耒記〔一〕。《柯山集》卷四〇。

〔一〕「譙郡張耒記」五字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爲記自齊侍御史成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二〕，其察脉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爲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剴心而學者也，尚何議焉？予頃年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爲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爲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爲憾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錄》授予，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爲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脉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予將有

得焉〔二〕。《柯山集》卷四。

〔一〕成：原作「咸」，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改。

〔二〕此句下草齋本、呂本、叢刊本尚有殘句云：「或因公孫先以見陽慶闕。」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
驚昏闖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
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
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
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
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
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
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柯山
集》卷四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皇朝文鑑》卷一三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五，《宛丘題
跋》卷一。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清靜者見物之情〔二〕，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八。

〔二〕清：原脫，據郝本補。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

多得之熙老也。《柯山集》卷四四。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柯山集》卷四四。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羹馘，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柯山集》卷四四。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耒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穎，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門人承議郎、監南山嶽廟張耒書〔一〕。《柯山集》卷四四。

〔一〕「門人承議郎監南山嶽廟張耒」十二字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跋唐太宗畫日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虜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邁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日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乙酉仲夏柯山東堂書〔一〕。《柯山集》卷四四。

〔一〕〔乙酉仲夏〕句：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儷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樂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爲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柯山集》卷四四。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〇，《中國醫籍考》卷二九。

題道孚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柯山集》卷四四。又見《淮安藝文志》卷二。

書外祖李公詩卷後〔一〕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某年月日外孫張某書〔二〕。《柯山集》卷四四。

〔一〕書：原作「記」，據草齋本、呂本改。

〔二〕某年月日外孫張某書：此句原無，據草齋本補。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

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溯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予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異時至南豐〔一〕，或客可寓以祭者，當書所爲文一弔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柯山集》卷四四。又見《曾文定公年譜》卷一。

〔一〕異時至南豐：原脫，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補。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陽山〔二〕，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

矣〔二〕，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三〕，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污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柯山集》卷四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聖宋文選》卷二九，《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五，《文章類選》卷三八。

〔二〕陽山：原作「山陽」，據呂本乙。按：新、舊《唐書·韓愈傳》均作「陽山」。

〔三〕然：原作「乃」，據郝本、叢刊本、《文粹》改。

〔三〕直：原作「且」，據郝本、叢刊本、《文粹》改。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柯山集》卷四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〇，《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二），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請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鄒陽傳》中所

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柯山集》卷四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〇，《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宛丘題跋》卷一，《八代文鈔》第三三冊。

〔二〕是：郝本、叢刊本、《文粹》並作「自」，較長。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爲書其末。《柯山集》卷四五。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列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柯山集》卷四五。

〔二〕列子：原脫「列」字，據呂本補。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

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柯山集》卷四五。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某年月日，張某汝州東齋記〔一〕。《柯山集》卷四五。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九，《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一。

〔一〕「某年月」以下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一〕，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

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臣之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柯山集》卷四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聖宋文選》卷二九，《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宛丘題跋》卷一。

〔二〕夷：原作「裔」，據草齋本、郝本改。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柯山集》卷四五。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二〕，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年月日，朝散郎、直龍圖閣、知汝州譙郡張某

記書〔二〕。《柯山集》卷四五。

〔一〕華夷：原作「中外」，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改。

〔二〕「年月日」以下原無，據草齋本、呂本補。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書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拒納之篋中。予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柯山集》卷四五。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枨爲剛者，夫子曰：「枨也欲，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

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己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柯山集》卷四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考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賢

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柯山集》卷四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二，《聖宋文選》卷二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四。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一〕。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柯山集》卷四五。又見《紫微詩話》。

〔一〕一：原誤作「一二」，據草齋本、呂本改。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閒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閒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秘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

獲見之，而高閒書絕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柯山集》卷四五。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全宋文卷二七五六

張 耒 七

論 法 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

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炙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御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二），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三）。」

此後所以爲秦也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八，《崇古文訣》卷三〇，《聖宋文選》卷二四。

〔一〕「後世」句：語出《禮記·表記》，原脫「雖」字、「也」字、「矣」字，據郝本、《文粹》補。

〔二〕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原作「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改。

〔三〕此語亦出《禮記·表記》，「周人之未瀆神」原文作「周人強民未瀆神」。

論 法 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倔强，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弟兄僅相保聚以安其生〔一〕，故其氣帖然靜愿而

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士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也。櫓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三，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怨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聖宋文

選》卷二四，《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八，《崇古文訣》卷三〇。

〔一〕僅：原作「使」，據郝本、叢刊本、殿本、四庫本及《文粹》改。

〔二〕制度：原作「生死」，據郝本、《文粹》改。九筵：原作「九几」，據郝本、《文粹》改。

治 術〔一〕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用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駟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

制駟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二〕，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右仰則左俯〔三〕，左抑則右揚〔四〕。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爲其所以卑高者〔五〕，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惠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六〕，何也？孟子者以爲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

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大小，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踴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況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古文集成》卷三八，《文章類選》卷一一，《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

〔一〕本文原與《論法下》相接，誤合爲一篇，今據郝本、《文粹》分篇並補篇目。

〔二〕役：原作「後」，據郝本、《文粹》改。

〔三〕右仰：原作「左仰」，據郝本、《文粹》改。

〔四〕左抑：原作「右抑」，據《文粹》改。

〔五〕爲其：原作「其爲」，據郝本乙。

〔六〕梁惠王：「惠」字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歎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爲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

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僭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三三。

將 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

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一〕，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遊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其道者〔二〕，未見其可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三二。

〔一〕所：原作「求」，據郝本、叢刊本、四庫本及《文粹》改。

〔二〕其：原無，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補。

本治論 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利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爲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二〕，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三〕？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

而吾方俛俛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三〕。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疏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聖宋文選》卷二四，《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二。

〔二〕竭：原作「及」，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四庫本改。

〔三〕無乃因於時乎：原作「吾乃處於此」，據郝本、《文粹》改。

〔三〕所：原脫，據郝本、叢刊本、殿本、四庫本補。

本治論 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強。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攘僭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

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爲三國，而合於晉，分爲南北^二，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強，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不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隳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強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吾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

瑄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柯山集》卷三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聖宋文選》卷二四，《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二。

〔二〕爲：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全宋文卷二七五七

張 耒 八

禮 論 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

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芣》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

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柯山集》卷三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五，《淮郡文獻志》卷二〇。

禮 論 二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

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也，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二）}，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餞之，卿之餘，大夫餞之，大夫之餘，士餞之，而後燁、庖、翟、閭無不沾澤。夫餞，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盞，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

也〔二〕，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于宗廟之中〔三〕，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柯山集》卷三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五，《淮郡文獻志》卷二〇。

〔一〕貢：原作「責」，據郝本、《文粹》改。

〔二〕無：原作「先」，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改。

〔三〕趨翔：原作「趨朔」，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禮 論 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

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杓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杓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二〕，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三〕，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禘嘗者〔三〕，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杓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

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祫、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柯山集》卷三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五，《淮郡文獻志》卷二〇。

〔一〕齋：原作「圖」，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改。

〔二〕褻：原作「襲」，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三〕禘：原作「烝」，據《文粹》改。

禮 論 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儋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

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二），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

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大小，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樂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合語、乞言_二，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

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柯山集》卷三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五，《淮郡文獻志》卷二〇。

〔二〕官：原作「管」，據草齋本、呂本、叢刊本、殿本、四庫本、《文粹》改。

〔三〕合語：原作「命」字，據叢刊本、《文粹》及下文所述改。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

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柯山集》卷三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三六，乾隆《陳州府志》卷二七。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二〕，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三〕，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蹟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強之不

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污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柯山

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四，《崇古文訣》卷三〇。

〔一〕萬：原無，據郝本、《文粹》補。

〔二〕教：原作「敢」，據草齋本、呂本及《文粹》改。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二〕，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履人之爲履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履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履，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

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之〔三〕，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柯山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聖宋文選》卷二五，《古文關鍵》卷二。

〔二〕天下：原作「大」字，據《文粹》改。

〔三〕之：原脫，據郝本、《文粹》、《古文關鍵》補。

憫刑論 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

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二）}。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于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三）}，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

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柯山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六。

〔二〕其：原脫，據郝本、叢刊本及《文粹》補。

〔三〕「至于近古」至「賢不肖」凡十六字，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閔刑論 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強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狠惡而不逞，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置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

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強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二〕，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知吾法之所爲〔三〕，而人固已陰服之矣。何則〔三〕？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主于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思有所禁〔四〕，則小過者刑之以爲威〔五〕。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怪也〔六〕？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柯山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六。

〔一〕而吾報之以所惡：此句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二〕知：原作「如」，據右引改。

〔三〕何則：原脫，據郝本補。

〔四〕思：郝本作「威」。

〔五〕爲：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六〕足：原脫，據郝本、叢刊本及《文粹》補。又，「怪」，郝本、《文粹》並作「顧」。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爲吾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

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

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柯山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聖宋文選》卷二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三一，《淮郡文獻志》卷二〇。

全宋文卷二七五八

張 耒九

秦 論〔二〕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廐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于始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二〕，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

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三〕，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故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于暴秦乎〔四〕？《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草齋本、呂本并題作《秦攻守俱失》。

〔二〕自「秦明法」至「後滅齊」凡三十三字，原作「秦王始滅韓齊」，據郝本補正。秦始滅韓于公元前二三〇年，繼滅齊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其間相隔九年，故郝本作「始滅韓，後滅齊，大率十年間耳」爲是。

〔三〕已：原作「必」，據郝本、《文粹》改。

〔四〕乎：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補。

魏晉論〔二〕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

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鯁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膾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爲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亡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

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魏晉以國輕而亡》。

〔二〕自「諸侯不敢」至「天下而」凡二十三字，原脫，據郝本補。

晉論〔一〕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二〕。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

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三〕，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四〕，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强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五〕，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

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于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六〕。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晉以君臣之分得久存》。

〔二〕者矣：原脫，據郝本補。

〔三〕夷狄：原作「劉石」，據郝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四〕徒：原作「強」，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改。

〔五〕夷狄：原作「苻石」，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六〕自「夫晉之不亡」至「其業者也」凡十九字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補。

唐論 上〔一〕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二〕，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

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于水而不可動矣〔三〕。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十萬〔四〕，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置之于可畏之地，則俯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鏟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五〕，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僖、昭之間，而起于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于河北之繼襲〔六〕，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

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唐以無備而起藩鎮之患》。

〔二〕「亂」上原有「能」字，據郝本、叢刊本、《文粹》刪。

〔三〕溺：原作「習」，據草齋本、呂本、《文粹》改。又，「矣」原作「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四〕數十萬：原脫，據郝本補。

〔五〕以：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文粹》補。

〔六〕自「不起于」至「節度之強」凡十八字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唐論 中〔一〕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利〔二〕？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

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佚，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強〔三〕，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四〕，急則必投之以自藏〔五〕。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鬪，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唐不得制祿山之策》。

〔二〕二：原作「之」，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三〕之：原無，據郝本、《文粹》補。

〔四〕有：原作「在」，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五〕之：原作「下」，據右引改。

唐 論 下〔一〕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二〕，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

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三）}。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群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爲滄景節度^{（四）}，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

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唐不得弱藩鎮之術》。

〔二〕以：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文粹》補。

〔三〕而後：原作「故」，據《文粹》改。

〔四〕烏重胤：「胤」原作「裔」，當是清人避諱所改，新、舊《唐書》均作「烏重胤」，據改。下「重胤」同。

讀唐書 一〔二〕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

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九，《宛丘題跋》卷一。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題作《文皇從諫誠不足》。

讀唐書 二〔一〕

夫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所制，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也。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九，《宛丘題跋》卷一。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題作《高宗智足以自衛》。

又讀唐書 一〔二〕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三〕。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恕，在朝廷爲可賞〔三〕。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爲無以加〔四〕，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題作《李德裕制變不及裴度》。

〔二〕之：原無，據郝本、《文粹》補。

〔三〕上句「可恕」，下句「在朝廷爲」，凡六字原無，據郝本補。

〔四〕反：原作「友」，據郝本、《文粹》改。

又讀唐書 二〔二〕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事成而害〔二〕，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即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砧鉞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柯山集》卷三五。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題作《明皇好無爲而亂》。

〔二〕事：原無，據郝本補。

五代論〔一〕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若一人之見亦明矣〔二〕，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夏〔三〕，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四〕。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

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五〕？穀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六〕，故惟李穀獨有功〔七〕。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八〕！《柯山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五代之君有才而不能用》。

〔二〕「若二人」句：原脫，據郝本補。

〔三〕夏：原無，據郝本、《文粹》補。

〔四〕戎：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補。

〔五〕定：原脫，據郝本補。

〔六〕一用：原作「不用」，據郝本、叢刊本、四庫本及《文粹》改。

〔七〕故惟李穀獨有功：此句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八〕獨不知之耳：此句原脫，據草齋本、呂本、《文粹》補。

全宋文卷二七五九

張 耒 一〇

漢文帝論〔二〕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二〕，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三〕，侵辱困苦〔四〕，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五〕，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

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六〕，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七〕，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

《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聖宋文選》卷二六，《崇古文訣》卷二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九五。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文帝善全周勃》。

〔二〕多禍：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補。

〔三〕取：原作「此」，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四庫本及《文粹》改。

〔四〕辱：原作「奪」，據郝本、叢刊本、《文粹》改。

〔五〕有大：原作「大有」，據郝本、叢刊本、《文粹》乙。

〔六〕恃功邀君：原作「恃君邀功」，據郝本、《文粹》乙。

〔七〕者：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四庫本及《文粹》補。

漢景帝論〔一〕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馳不可也，求其無奔馳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

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二〕，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三〕，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聖宋文選》卷二六，《古文關鍵》卷二。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景帝不善觀人》。

〔二〕伏：原作「仗」，據郝本、《古文關鍵》改。

〔三〕得：原無，據郝本、《古文關鍵》補。

唐代宗論〔一〕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

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獷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二〕。其乘氣而凶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誅而不疑〔三〕。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代宗行事有類英主》。

〔二〕戎狄：原作「異類」，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三〕誅而：原作「而誅」，據叢刊本乙。

唐德宗論〔二〕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德宗憲宗伐叛得失》。

唐莊宗論〔一〕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

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二〕！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聖宋文選》卷二六。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唐莊宗能攻敵人所忌》。

〔二〕所以：原作「而以」，據郝本、叢刊本、四庫本、《文粹》改。

子產論〔一〕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

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臂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一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子產善量力》。

吳起論〔二〕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三〕，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

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〇。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吳起不知變》。

〔二〕審：原作「守」，據郝本、《文粹》改。

商君論〔二〕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民日夜趨于功利之域〔二〕，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

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三〕，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四〕。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商君求近效而亡秦》。

〔三〕民：原無，據郝本補。

〔四〕「厭之」下原脫一「之」字，據郝本、叢刊本及《文粹》補。

〔四〕而危亡之禍：「而」原誤作「者」，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四庫本及《文粹》改。

陳軫論〔一〕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

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二〕，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三〕，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四〕，是必怨之而後可〔五〕。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六〕。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陳軫善游說》。

〔二〕「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凡九字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文粹》補。

〔三〕交：原脫，據郝本、《文粹》補。

〔四〕間：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補。

〔五〕是必：原作「不」，據郝本、《文粹》改。又「怨」字原涉上誤作「間」，據上文「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句，則「間之而後可」，「間」當是「怨」之訛也，今據改。

〔六〕僅：原作「竟」，據郝本、《文粹》改。

應侯論〔二〕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既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密，不敢輒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

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柯山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應侯不敢輕言穰侯》。

全宋文卷二七六〇

張 耒 二

樂毅論〔二〕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

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樂毅非有意于王業》。

魯仲連論〔二〕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愒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惔惔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

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于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魯仲連失仁義之中》。

田橫論〔二〕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三〕。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田橫之徒恥事高祖》。

〔二〕出：郝本、《文粹》並無。

魏豹彭越論〔二〕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三〕，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

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衡，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高帝誅功臣有不得已》。

〔二〕族：原作「放」，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蕭何論〔二〕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折之可也〔三〕。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章齋本、呂本並題作《高帝疑蕭何之過》。

〔二〕驕：原作「疑」，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子房論〔二〕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爲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

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子房善安太子》。

陳平論〔一〕

吾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

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陳平疑酈商周勃之過》。

平勃論〔一〕

吾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恒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束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

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爲謀以觀其意〔二〕。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徵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微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敝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平勃不敢輕發呂氏之禍》。

〔二〕爲：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補。

衛青論〔一〕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不爲諱之。懲田寶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

果然哉！《柯山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衛青非庸人》。

全宋文卷二七六一

張 耒 一二

司馬相如論〔二〕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司馬相如有君子之風》。

司馬遷論 上〔一〕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欣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亦淺矣〔二〕！《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司馬遷憤時人不援己》。

〔二〕後「遷亦淺矣」四字，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俱無。

司馬遷論 下〔一〕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

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寶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叙聶政、荊軻、寶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司馬遷喜載任俠事》。

趙充國論〔一〕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

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救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二）。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趙充國得用兵之法》。

〔二〕五千：原誤作「五十」，據郝本、叢刊本、《文粹》改。

陳湯論〔一〕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有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二〕，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三〕，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

之爲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四〕。《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崇古文訣》卷三〇，《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陳湯雖矯制而可賞》。

〔二〕頭：原作「頸」，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三〕末：原脫，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及《文粹》補。

〔四〕自「昔者」至篇末，郝本作：「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于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是賞陳湯之論也。」

丙吉論〔二〕

丙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三〕，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

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微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丙丞相恨也。《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皇朝文鑑》卷一〇〇，《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丙吉冒人之善》。

〔二〕御史：原脫，據郝本補。按《漢書·魏相丙吉傳》云：「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故「御史不能對」爲是。

游俠論〔一〕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

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二〕，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樓護不可謂游俠》。

〔二〕畏威：原作「威畏」，據郝本乙。

王鄭何論〔一〕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

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爲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王祥鄭沖何曾不忠于魏》。

張華論〔二〕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遁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

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張華自知不免》。

王導論〔二〕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二〕。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

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起〔三〕，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與？或者曰：「導之意，以爲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四〕，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爲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五〕。」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王導明保國之計》。

〔二〕必：原作「以」，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三〕夷狄：原作「羣雄」，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文粹》改。

〔四〕夷狄：原作「外裔」，據右引諸本改。

〔五〕爲：原作「無」，據草齋本、郝本、呂本、《文粹》改。

屈突通論〔二〕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爲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屈突通不負隋》。

裴守真論〔二〕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污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舍而從我也，固已

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闔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耻也。可勝歎哉！《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聖宋文選》卷二七。

〔二〕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裴守真壞先王之禮》。

李郭論_(二)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必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尚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皇朝文鑑》卷一〇〇，《聖宋文選》卷二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〇。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李郭優劣》。

韓愈論〔二〕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曼之風〔三〕，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三〕。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柯山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聖宋文選》卷

二七。

〔一〕此篇草齋本、呂本並題作《韓愈未知道》。

〔二〕蠻夷：原作「南蠻」，據草齋本、郝本、呂本、叢刊本及《文粹》改。

〔三〕羌胡：原作「西北」，據右引諸本改。